

詞 筌

著 編 恆 毅 余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一 詞之意義

考古籍均無「詞」字，其所運用，通以「辭」字替代。許慎說文云：「辭，訟也。」又曰：「詞，意內而言外也；從言，司聲。」段玉裁注曰：「詞者，從司言，此摹繪物狀，及發動助語之文字也。」又曰：「辭，謂篇章。」詞與辭之區別，自此始著。然一曰篇章，一曰摹繪物狀，似均屬修辭與文法之範圍，尙非作倚聲譜詞之詞也。考詞之用，爲單獨文體之名稱，蓋自張惠言始。張氏之言曰：「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此言對於詞之意義，解釋允當。由是而知詞之與詩，同爲文學體製之一種，其價值及目的，亦與其他文體相埒。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亦曰：「凡依已成曲譜，作出歌詞，便曰填詞。填詞行，而詞之名始立。詞調，規律有調，有定格，句有定數，韻有定聲。」詞之意義，於焉確立。



二 詞之起源

詞之產生，諸說紛紜，類而別之，約有數說：

詩餘說

文體明辨曰：「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關於詩餘，又有三百篇之餘，及終句之餘二說。謂爲三百篇之餘者，有汪森之主張，其詞綜序云：「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半；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於六代，江南採遺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卽變爲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汪氏此說，實不足爲詞。蓋三百篇去詞之發現遠甚，以三百篇爲詩之起源，則可以爲詞之起源，則其失殊甚也。

以絕句爲詞之起源者，有吳照衡。其蓮子居詞話云：「詩餘名義緣起，始見宋人王灼之碧雞

漫志至明楊慎之丹鉛錄都穆之南濠詩話毛先舒之填詞名解因而附益之。又曰：「唐七言絕句，歌法有必襯字，以取便於歌，五言六言皆然，不獨七言也。後並於格外字入正格，凡虛聲處悉填成詞，不別用襯字，此詞所由興也。」王灼碧雞漫志曰：「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關於此派主張之理由，可以胡適氏之言解釋之。胡氏之言曰：「詞的原始是由於（1）唐人所歌的詩，纍然是整齊的五言六言或七言詩，而音樂的調子卻不必整齊，儘可以有泛聲和聲或散聲。（2）後人要保持那些泛聲，所以連原來有字音和無字的音一概入文字，遂成了長短句的詞了。」朱熹在其兩村詞話中曰：「古樂府只是詩中泛聲，後人怕失那泛聲，遂添一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沈括夢溪筆談曰：「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清康熙朝編定之全唐詩，其詞部之小注云：「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方成培香妍居詞塵曰：「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絃管。……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與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於此可知詞與散聲、泛聲、和聲之關

者：係詞之起源始於絕句，似成定論。調笑與憶江南為詞之最早創體，至其嬗變之法式，可得而具

甲、詞式有同於五言詩者，如劉禹錫之紇那曲：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

直是五言絕詩。又如皇甫松之怨回紇：

「祖席駐往棹，開帆候信潮。隔簷桃葉泣，吸管杏花飄。船去鷗飛闊，人歸塵上橋。別離惆

悵淚，江路溼紅蕉。」

直是五言律詩。

乙、詞式之同於七言詩者，如孫光憲之竹枝：

「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

劉禹錫之浪淘沙：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淺見瓊沙。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鸞鴛出浪花。」

溫庭筠之楊柳枝：

「兩兩黃鸝色似金，鼻枝啼露動芳音，春來債自長如線，可惜牽腸蕩子心。」
直是七言絕句也。又如馮延巳之瑞鷓鴣。

「嚴妝嬌罷怨春風，粉牆畫壁宋字東，蕙蘭有恨枝猶綠，桃李無言花自紅。燕燕巢時
羅幕卷，鶯鶯啼處鳳台空，少年薄倖知何處，每夜歸來春夢中。」

直爲七言律詩也。

丙、離合五七言而爲詞者，如牛希濟之生查子。

「春山煙欲收，天澗星稀小，殘月臉邊明，別淚隨清曉。語已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取
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是乃離合五言律詩而爲詞者。又如蘇軾之鷓鴣天。

「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村舍外，古
城旁，杖藜徐步轉斜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

此是離合七言律詩而成詞者。

丁、是增減五七言詩而爲詞者，如溫庭筠之南歌子。

「搖墜低梳髻，連娟細掃眉，終日兩相思，爲君憔悴盡，百花時。」

此是增減五言絕詩而爲詞者，又如歐陽修之定風波。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 依是

好花須落去，自古紅顏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好事，惟有清歌一曲倒金尊。」

此是增減七言律詩而爲詞者。

戊、填泛聲、和聲、散聲於五七言詩中而爲詞者。泛聲卽歌時將聲音引長之謂；和聲卽將聲音

複疊之謂。散聲是曲譜以外器樂之吹奏。泛聲與和聲之例，如陽關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更灑徧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縷，更灑徧客舍青青，弄柔凝翠色，更灑

徧客舍青青，弄柔凝柳色新。休煩惱！勸君更進一杯酒，人生會少富貴功名有定分。休煩惱！勸

君更進一杯酒，舊游如夢，只恐怕西出陽關眼前無故人。休煩惱！勸君更進一杯酒，只恐怕西

出陽關，眼前無故人。」

此卽引長和複疊王維之陽關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

關無故人」而成之樂曲。至於散聲，如皇甫湜之竹枝：

「門前流水竹枝白蘋花，女兒岸上無人竹枝。小艇斜女兒，商女經過竹枝江欲暮。女兒散拋殘食竹枝，詞神鴉女兒。」

又其採蓮子

「菡萏香蓮十傾陵，舉棹小姑貪戲採蓮遲。年少晚來弄水船頭溼，舉棹更脫紅裙裏。鴨兒年少。」

所謂「竹枝」「女兒」等，均是歌時加入之散聲，以定拍子者。古今詞譜云：「唐人歌詞皆七言而易其詞，渭城曲爲陽關三疊，楊柳枝復爲添聲，采蓮竹枝，當日遂有排調，如竹枝、女兒、年少、舉棹、同聲附和，用韻接拍，不僅以虛聲也。」全唐詩注曰：「唐人樂府，元是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凡五音二十八調，各有分屬，自宮調失傳，遂並和聲亦作實字矣。」後來演變，將泛聲和聲散聲作爲實字而成爲詞。如馮延巳之三臺令：

「春色，春色，依舊青門紫陌，日斜柳暗花嬌，醉臥誰家少年，年少，年少，行樂直須及早。」其「年少」「年少」，卽和聲也。姑舉一隅，餘可類推，從略。

己，由六言詩嬗變而爲詞者，有直以六言詩爲詞者，如劉禹錫之謫仙怨：

「暗行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村後村，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

有嬾變六言詩爲詞者，如李清照之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與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由上舉諸例，可見詞與詩，無論在寫作之情境上，或辭句之組織上，均有相似之點，故主張詩爲詞之起源者，卽以此爲例證。

(二) 音樂說

此說對於詞之起源所下之論斷，卽以樂府爲詞之起源，共有三說，茲分別述之：

甲、直認樂府爲詞之起源者。顧炎武日知錄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爲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爲漢魏者，勢也；是則三百篇之不能不降爲樂府，樂府之不能不降而爲詞者，亦勢也。」徐巨源曰：「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促榻，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於詞焉。」此直以樂府爲詞之起源者也。

乙、因樂府之亡，另加入新聲者。隋唐以降，所傳謠樂，惟清商一部，猶是華夏正聲，餘則西涼、天竺、高麗、龜茲等域外之音，流傳中土。雖唐人悉用律詩絕句，譜入樂章，然其長短曲折，未必盡符。於是或增加泛聲，或延長音韻，牽強附會，補苴彌縫，然終不如順其自然，按譜填詞。由是詩遂變而爲詞矣。

丙、由於文學之趨勢而演變者。張叔夏詞源云：「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粵自漢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迄於崇寧，立大晟樂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詞，淪落之後，少得存者，曲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漫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紀昀亦云：「古樂府在聲不在詞，唐人不得其聲……其時採詩入樂者，僅五七言絕句，或律詩，割取其四句，依聲製詞者，初體竹枝柳枝之類，猶爲絕句，繼而望江南、菩薩蠻等曲作焉。至宋而傳其歌詞之法，不傳其歌詩之法。此點之主張，卽自東漢以降，五七言詩依次發生，律絕體浸以形成，格律既有一定，變化則不易聞。因此樂工所歌，詩人所詠，莫不自製異曲，別譜新詞，積久弊生，窮則反始。於是樂府演變而爲絕律，絕律變而爲長短句，長短句一變而爲詞矣。」

詩餘及音樂關係兩說，在形式上雖分作兩派，然其主張之容內，固無二致。詩餘之說，不能離開音樂關係，音樂關係之說，不能離開詩餘。總之，詞之起源，至爲複雜。詩句之變化，音樂之譜製，均有關係。推源溯流，當爲樂府之變。胡應麟詩藪云：「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變宋之漸乎。」文體明辨云：「按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故詞之導源，雖接近於詩餘，而長短句之源，則爲樂府。由是以言，詞雖不直接導源於樂府，但與樂府有莫大之關係。良以樂府之興，起於歌嘯，其後演變，至多紛歧，或因古音失調，新聲代起，或夷樂輸入，夏聲淪亡。於是由樂章而變爲長短句，由長短句而變爲詞。逮元曲突興，詞之宮譜又日就漸滅。唐人燕樂三十八調，南宋未但行七宮十二調，凡十九調而已。元明之際，僅存九宮。現詞久不歌，作者按譜填詞，徒具形式。蓋曲既盛行，詞乃避席。此又爲樂府之最後變化。現歐樂輸入，古樂已亡，所可憑依，只在詞曲之本身已耳。

詞之起源於樂府，固已尙矣。至於詞之形式，究以何者爲嚆矢？有人以爲緣起於李白之菩薩蠻，憶秦娥。有人以爲昭自中唐之調笑及憶秦娥。然皆非也。推其源，其在六朝乎？梁武帝之江南弄，梁簡文帝之春情曲，陳後主之長相思，隋煬帝之夜飲朝眠曲，湖上曲，沈休文之六憶，均具有詞之形式。

至初唐而愈加變化，晚唐而詞乃正式成立矣。

然則樂府云何？文心雕龍樂府篇云：「塗山歌於侯人，始爲南音；有戎諒於飛燕，始爲北音；夏中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不一概矣……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超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亦雁羣爲廢，而非與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吳納文體明辨云：「漢與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夫樂府之興，仍係歌樂舞三者合一，故有鈞天九奏及葛天氏之民，三人參牛尾，投足而歌，八閩之說，黃帝之樂曰咸池，帝嚳之樂曰六英，論語有韶樂之說，傳有偏五之論，此爲古樂。浸假而有三百篇，再演變而有九歌，項羽之核下，劉季之大風，其樂府之漸乎？夫由詞之起源，推論至於樂府之變，七女、田、河之原，充、成、亦、占、昆。

三 詞之體裁

詞既爲樂府之變，故述詞之體裁，應先言樂府。漢武既立樂府，至漢明帝時，乃分樂爲四品。文體明辨，將樂府分爲九類，頗失諸冗雜。其較爲正確者，爲郭茂倩之樂府詩集。內將樂府分爲十二類：一曰郊廟歌辭，二曰燕射歌辭，三曰鼓吹歌辭，四曰橫吹歌辭，五曰相和歌辭，六曰清商曲辭，七曰雜曲歌辭，八曰琴曲歌辭，九曰雜曲歌辭，十曰近代曲辭，十一曰雜歌謠辭，十二曰新樂府辭。其分類之法，大體尙合邏輯。若按其性質再予分類，則可分作兩種：一曰樂府，二曰新樂府。樂府云者，或爲樂府本曲，或依樂府製詩，或擬樂府詩，或自製新曲。至新樂府，則有如郭茂倩所謂「唐世新歌，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

至於由樂府演變之詞，其體制亦復複雜，大抵與樂府相表裏。其演變之跡，可得而知者，據任讷詞體表約有五種：一曰散詞，二曰聯章詞，三曰大徧，四曰成套詞，五曰雜劇詞。

賦詞云者，對成套詞及大曲而言。蓋具有音樂上獨立之性質，用以單獨歌嘯，亦曰尋常散詠。蓋樂府之後，小令與大曲並行，申小令而再進化。宋翔鳳樂府餘論云：「詞之分小令、中調、長調者，以當筵俗伎，以字之多寡分調之長短，以應時刻之久暫。如今京師演劇，分大調、中調、小調也。草堂一集，蓋以徵歌而設，故別題春景、夏景等名，歌以娛客，題吉席、慶壽，更足地意其中詞語，間與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恆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觀之，適當一笑，而當時歌伎，必識此也。原其始，固先有小令。唐人樂府皆小令也。其後以小令微引而長之，於是有陽關引、千秋引、江城梅花引之類，又譜之近，如訴衷情、近視英台近之類，以音調相近，從而引之也。引而愈長者，則爲慢。慢與曼通，曼之訓，引也。長也。如木蘭花慢、長亭怨慢、拜新月慢之類，其始皆令也。亦有以小令曲度無存，遂生慢字，亦有以別製名目者，則令卽樂家所謂小令也。曰近，曰引者，卽樂家所謂中調也。曰慢者，卽樂家所謂長調也。不曰令，曰引，曰近，曰慢，而曰小調、中調、長調者，取流俗易解，又詭包括衆題也。徐鉉讀苑叢談曰：「一曰宮調，所謂黃鐘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調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此劇黃鐘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二曰體裁，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調名，而有小令，復

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即入大石調之謂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各鳳棲梧講橋仙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醉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此爲合詞演爲優詞之事實經過至以「調」而言之有單調雙調三疊四疊疊韻等單調云者謂詞僅有一段如憶江南搗練子等前後段同一調者爲雙調如醉花陰其前後段字數均同三疊云者謂詞有三段如寶鼎現詞共有三疊四疊云者謂詞有四段如鶯啼序詞共有四疊疊韻云者乃將尋常雙調之體用原韻再疊一倍成爲四疊如范無咎之梁州令疊韻四疊一百字乃將晏幾道之疊五十字之梁州令加倍而成者至以格式言之則有換頭不換頭雙換頭等名稱所謂換頭者即後段之換首者如滿庭芳前段之首爲四字句後段之首爲兩字句換頭之詞前後段大都不甚整齊此其特質所謂不換頭者即前後段之首不換也如醉花陰前段之首爲七字句後段之首仍爲七字句不換頭之詞格式雖非必全歸整齊然大都以整齊稱雙換頭者乃三疊之慢詞前兩疊短而彼此句法完全相同不齊爲第三疊之雙頭如瑞龍吟

聯章詞據任訥所作之詞體表有一題聯章分題聯章及演故事者之區別所謂一題聯章卽祇

詠一題，而以數首詞相聯，如宋曾鞏樂府雅詞所載之九張機九首相聯，而祇詠一題也（例過冗長從略）。所謂分題聯章者，指用一調而詠四時八景，如潘閔（宋人）之憶餘杭。所謂演故事者，於北宋時樂坊常用一曲連接歌之，有每詞演一事者及多詞演一事者之別。其每詞演一事者，如伊州徧之類。其多詞演一事者，係以謔舞相兼謂之傳踏，亦謂之纏達，如宋趙令時之十首蝶戀花是也。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中云：「傳踏僅以一曲反復歌之，曲破與大曲則曲之徧數雖多，然仍限於一曲。至合數曲而成一樂者，惟宋鼓吹曲中有之。」

次論大徧。大徧云者，即各曲於音樂上所歌徧數之謂也。據任訥詞體表，其中包含法曲、大曲、曲破三種。法曲起於隋代。唐書禮樂志云：「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蓋歌而不舞之劇，如長生樂、破陣樂等是。大曲云者，謂單人舞曲，而始終皆爲一曲也。起於唐世。一曲可分爲十餘徧，如董穎之薄媚（譜西施故事）十徧皆用薄媚一曲。至於大曲之段落，據碧鷄漫志云：「凡大曲，有散序歌、排徧、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袞徧、拍、煞袞，始成一曲。此謂大徧。余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絃家又不肯從頭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現存之大曲，爲董穎之蓮宮薄媚、大曲採蓮大曲，曾布之馮燕歌大曲之類而已（例過繁，從略）。至於分徧之故，乃係樂調之關係。樂

調緩急高下，則各徧不同，而各曲亦異。至就大曲製詞，卽以大曲之徧而爲之者，如六么令、伊州令、大聖樂等，本屬於大曲之一行，今則裂之而爲詞調。曲破在唐時已有之，入宋又藉以演故事，卽將大曲破開，取其一徧，以爲歌舞，如涼州徹、伊州徧、霓裳中序等，其樂有聲無詞，且於舞蹈之中，寓以故事，頗與唐人之歌舞戲相似。而其曲中有破，有徹，蓋截大曲入破以後用之。宋書樂志云：「太宗洞曉音律，製曲破二十九」是也。

成套詞者，卽將各曲合唱，以成一套音樂之謂也。據任訥詞體表，包含鼓吹詞、諸宮調、賺詞三種。鼓吹詞是合數曲而成一樂者。杜佑通典云：「北狄樂，皆爲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鼓吹本屬樂府，後因其詞逐漸進化而演成詞。如韋昭所作之吳鼓吹曲，共有十二套。卽炎精缺、漢之季、據武師、伐烏林、秋風、克皖城、關背德、通荆門、章洪德、從歷數、承天命、玄化等，雖有名目，然非成套。至宋之鼓吹詞，乃成套數，如導引，乃合若干曲以爲之者。王國維云：「合數曲而成一樂者，惟宋鼓吹曲中有之。諸宮調者，是合數曲以成全體之詞也。」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其所以名宮調者，則由宋人所用大曲傳踏，不過一曲，其在同一宮調中甚明。惟此編初宮調者，多或十餘曲，少或一二曲，卽易他宮調。合若干宮調以詠一事，故謂之諸宮調也。蓋大曲限於歌唱一曲，於複雜環境中不足應用，便將

詞之各種調子以結合，參以小說之支流被之樂曲，故謂之諸宮調（宮調之意義解釋見後）。宋詞之諸宮調成套詞現已失傳，但以元曲考之，（董解元之西廂亦曰諸宮調）有太平令、鳳入松、藏玉案、搗練子、瑞鶴仙、賀新郎、滿庭芳、念奴嬌等。賺詞者，即取一宮調之曲若干，合成全體者也。其詞今失傳。任訥詞曲通義謂諸宮調與賺詞詞與曲殊無分別，其言誠是。成套詞乃以音樂之需要，聯貫多種詞調，成爲一樂者也。賺詞雖爲歌詞，但亦有演故事者，惟不傳耳。

雜劇詞者何？據宋史樂志載：雜劇爲官家謔會時之一種游藝。吳自牧夢梁錄云：「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故知雜劇初爲表演之戲劇，後由大曲而變爲歌舞劇，與元之雜劇不同，與金之院本則相似。王國維宋元劇曲史云：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多至二十八本。其爲詞有用法曲者，有用大曲者，有用諸宮調者，蓋無獨立之雜劇詞也。

上所言散詞、聯章詞、大篇、成套詞、雜劇詞，均是以音樂之立場，而觀察詞之各種現象。在詞之極盛時代，或有上之五類，以當歌筵。但至詞與音樂分離，則所謂聯章詞等或已佚亡，或入爲曲，要亦無得而稱焉。

關於詞之體裁，如欲獲正確之觀念，應從三方面言之：

(一) 性質方面言 宋鳳翔樂府餘論將詞分爲小調中調長調毛先舒詞餘叢話曾予反駁但如

宋氏言取流俗易解又能包括衆題故從之。

甲、小調 小調又曰小令。宋翔鳳樂府餘論云「詩之餘先有小令」其字數在五十八字以

內。如李重元之憶王孫。

「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

乙、中調 將小令引而長之曰引，如陽關引、千秋引。又曰近，如訴哀情、近、祝英台、近、樂府餘論

云「以小令微引而長之，於是有陽關引等」其字數由五十九字至九十字，茲舉一例，如謝逸之

千秋歲：

「楝花飄砌，蔌蔌清香細。梅雨過，蘋風起。情隨湘水涼，夢繞吳峯翠。琴書倦，鷓鴣喚起南

窗睡。密意無人寄。幽恨憑誰洗。修作畔，疎鶯裏。斷餘塵，拂扇舞罷。風賦快，人散後。一海桑田

天如水。」

丙、長調 長調亦曰慢詞，即將引或近再引而長也。樂府餘論云「引而愈長曰慢，有木蘭花

慢」又有三臺，如伊州三臺。又有序子爲慢詞中最長之一體，如鶯啼序。凡字數在九十字以上

者皆得曰長調。茲舉一例，如辛棄疾之木蘭花慢。

「老來情味減，對別酒，怯流年。況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圓。無情水都不管，共西風，只管送歸船。秋晚暮釐江上，夜深兒女燈前。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賢。想夜半承明，留教視草，卻道籌邊。長安故人問我，道愁腸殢酒只依然。目斷秋霄落雁，醉來時響空弦。」

(二) 音樂方面言：

甲、單調 單調只有一段，前已言及。如秦觀之如夢令。

「鶯嘴啄花紅溜，燕尾翦波綠皺。指冷玉笙寒，吹徹小梅春透。依舊，依舊，人與綠楊俱瘦。」

乙、雙調 詞之前後段同一調者爲雙調。如李清照之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丙、三疊 詞有三段，謂之三疊。如劉辰翁之寶鼎現。

「紅妝春騎，踏月影，旗竿穿市。望不盡樓臺歌舞，習習香塵連步底。簫聲斷，約彩鸞歸去，

未怕金吾呵醉，甚輦路，喧闐且止，聽得念奴歌起。父老猶記宣和事，抱銅仙，清淚如水。還轉盼，沙河多麗。滉漾明光連邸第，籀影棗，散紅光成綺。月浸葡萄十里。看往來，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撲碎！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

「暗滴鮫珠墜，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
丁、四疊 四疊之詞，共有四段，如吳文英之鶯啼序。

「殘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繡戶。燕來晚，飛入西城，似說春事遲暮。畫船載，清明過卻，晴煙冉冉吳宮樹。念羈憤，游蕩隨風，化為輕絮。十載西湖，傍柳繫馬，趁嬌塵、曉霧遡紅漸。招入仙溪，錦兒偷寄幽素。倚銀屏春寬夢窄，斷紅溼歌鴛金縷。暝隄空，輕把斜陽，總還鷓鴣。幽蘭遠老，杜若還生，水鄉尙寄旅。別後訪六橋無信，事往花萎，瘞玉埋香，幾番風雨。長波妒盼，遙山羞黛，漁燈分影春江宿。記當時短檝桃根渡。青樓髻髩，臨分敗壁題詩，淚墨慘淡塵土。危亭望極，草色天涯，曩髮侵半雪。暗點檢離痕歡唾，尙染鮫綃，舞鳳迷歸，破鸞慵舞。殷勤待寫，書中長恨，藍雲遶海沈過雁，謾相思、彈入哀箏柱。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
戒、摘徧 摘徧是從大曲或法曲內摘取其一徧，單譜而單唱之。如毛文錫之甘州徧。

「秋風緊，平曠鴈行低。陣雲齊，蕭蕭颯颯，邊聲四起，愁聞戍角與征鼙。青塚北，黑山西。沙飛聚散無定，往往路人迷。鐵衣冷，戰馬血沾蹄。破蕃奚。鳳凰詔下，步步躡丹梯。」

己犯調。張炎詞源云：「或換宮換羽，爲三犯、四犯。」姜夔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以商犯宮之類。」犯之云謂，乃因宮調之轉移，全屬音樂方面之問題。其詳容後述之。茲舉一例如周邦彥之倒犯：

「霽景對霜蟾乍昇，素煙如掃。千林夜綺，徘徊處，漸移深窈。何人正弄，弧影躡躡，西窗悄。冒霜冷貂裘，玉聲遶雲表。共寒光，飲酒醪。淮左舊游，記送行人，歸來山路窈。駐馬望素魄印遙碧，金樞小。愛秀色，初娟好。念漂浮，絲絲思遠道。料異日宵征，必定還相照。奈何人自衰老。」

此外尚有「添聲」、「偷聲」、「促拍」、「攤破」，亦屬於詞之音樂方面的問題。惟以其於詞之體製，無多影響，故從略。

(三) 組織方面言：

甲、不換頭。不換頭者，卽雙調詞前後段之首不換也。其意義見前，醉花陰之例亦見前，茲不

贊。

乙、換頭 換頭即雙詞前後段之首句不同字數也。其意義見前。茲舉一例，如黃庭堅之清平

樂。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春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

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飛過蓋微。」

此詞前段首句為四字句，後段首句為六字句，即為換頭也。

丙、雙拽頭 凡三疊之慢詞，前兩疊短，而彼此句法完全相同，故不啻第三疊之雙頭也。如周

邦彥之瑞龍：

「章臺路。還見櫻粉梅梢，試花桃樹。惜惜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黯凝竚。因念

舊人癡小，乍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

舞。惟有謝家秋娘，聲價如故。吟牋賦筆，猶記燕臺句。知誰伴、名園露飲，東城開步。事與孤鴻去。

探春盡是，傷離意緒。宮柳低金縷。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風絮。」

此詞前兩疊短而字數相恰同，似第三段之雙頭，故曰雙拽頭。

此外如「添字」「減字」於詞固不無關係，但於詞之體裁，則無足輕重，故略之。
總觀上述，詞之體裁，苟就此三方面觀之，可以略窺全貌矣。

四 詞與詩

詞實導源於詩，前已論及；然枝流既分，當有區別，茲將兩者異同之點，分別述之：

(一)就音樂上言 詞(樂府)可以歌唱，詩則不一定可以歌唱。

(二)就格式上言 詩之句子較爲整齊，詞(樂府)則多係長短句，不一定整齊。

(三)就內容上言 樂府主紀功述事，詩與詞均主抒情。此爲詩詞相同之點。

(四)就外形上言 樂府貴遒勁，詩尙溫雅，詞崇清媚。柴虎臣曰：「指取溫柔。詞歸蘊藉。曠而闕，韓，勿浸而曲巷；浸而曲巷，勿墮而鄙鄙。」又曰：「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專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語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沈伯時曰：「詞過片須要有敘，明明是詠花詠草，不可不入情意；明明是詠物，不可不歸自敘。故作詞與作詩不同，縱用花草之類，亦須略用情思，或要入閨房之意。……如只直詠花草，初不著些豔語，又不似詞家體例。」此卽詩與詞在外形上之區別也。至於大風歌及垓下歌，中間夾用兮字，則近於楚騷，非純粹之樂府矣。

五 詞 調

有詞之初，卽有詞調，而無詞題。詞之有題，蓋自詞人始。朱彝尊曰：「花間體製，調卽是題，如女冠子、詠女道士、河漢神卽爲送迎神曲，虞美人卽詠虞姬是也。宋人詞集大約無題，自花間、草堂增入閨情、閨思、四時景等題，深爲可惜。」至於詞調之起源，亦極複雜，茲先言樂府。

吳綱文章明辨曰：「按樂府命題，名稱不一，蓋自琴曲之外，其放情長言，難而無方者，曰歌，（按如挾瑟歌、哀陽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按如君子行、兵車行）；繫之者，曰歌行，（按如短歌行、燕歌行）；述事本末，先後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按如琵琶引、丹青引）；高下長短，委曲盡情，以道其微者，曰曲，（按如烏棲曲、明妃曲）；吁嗟慨歌，悲憂深思，以呻其鬱者，曰吟，（按如長城吟、梁父吟）；因其立辭之意，曰辭，（按如明君辭、白紵辭）；本其命名之義，曰篇，（按如白馬篇、美女篇）；發歌曰唱，（按如氣出唱）；條理曰調，（按如清平調）；憤而不怒曰怨，（按如長門怨、玉階怨）；感

而發言曰歎（按如明君歎楚妃歎），又有以詩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樂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

以上所述樂府之調大概如此。厥後變爲詞，則其取調又自不同，類而言之，共得十一：

（一）緣題製名者 如李後主搗練子，張志和漁歌子，蘇東坡無愁可解之類。

（二）緣調製名者 如十六字令，十七字令，歐陽炯之三字令，通令全用三字成句，江城梅花引，

取江城子前半調及梅花引後半調合成之類。

（三）摘取本詞中之字句製名者 如唐莊宗之一葉落，白樂天之花非花，韋莊之天仙子，秦觀

之憶王孫，周邦彥之解連環（詞云：信妙手能解連環）之類。

（四）援用古樂府製名者 如長相思，玉樹後庭花，河滿子，浪淘沙，定風波之類。

（五）取諸詩賦語以製名者 如點絳脣，取江淹詩「白雪凝膚貌，明珠點絳脣」；高陽台，取宋

玉神女賦語「滿庭芳」，取柳柳州詩「滿庭芳草結」語；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語；種種甚多，

不勝枚舉。

（六）取諸古事物以製名者 如菩薩蠻，取夷女裝束，一斛珠，係唐玄宗以珍珠一斛賜江妃，江

妃不受，作詩進上，上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解珠之類」。

(七) 因古人名以製名者，如虞美、八師、師令、多麗之類。

(八) 有出自文選總集者，如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注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

(九) 有出諸史籍者，如荔枝香，出唐書禮樂志：「明皇幸蜀，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奏新曲，而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遂命其名曰荔枝香。」解語花，出關元天寶遺事：「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塞垣春，出漢書鮮卑傳。

(十) 有出先秦諸子者，如解連環，出莊子：「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游華胥氏之國。」

(十一) 有出自經典者，如玉燭新，出自爾雅。

由上所述，足見辭之調名，來源頗雜，吾人依聲製調，亦可自譜新曲矣。

六 詞之歌詠

詞源於音樂，已言於前。欲知詞在音樂上之價值及其關係，應先瞭解詞之歌詠方法。茲從音律諸詞各方面分別述之。

(一) 音律 詞之腔調出於律律，不調者其腔不能工。至於律之內容，考之古籍，禮記云：「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為宮也。」又以律與呂並稱，律為陽而呂為陰。所謂十二管者，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等，等於西樂之 1 2 3 4 5 6 7 …… 等音符，有陰（呂）陽（律）聲為之調和。五聲為宮、商、角、徵、羽。除此五聲外，尚有變宮、變徵兩聲，猶之西樂之 C. D. E. F. G. A. B. 各調也。姜夔云：「具宮、商、角、徵、羽者為正弄，即清平調；加變宮、變徵者為側弄，即側調。」我國古時祇有五聲，北周武帝時，夷獍輸入，始有七聲。隋書音樂志云：「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隨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琴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曰：『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

相傳習，調有七種。所謂調有七種，據凌廷堪燕考樂云：「此卽今日樂器傳相之七調也。」故知琴本有七聲，古昔應用，祇用五聲（正弄），因胡琴琵琶之應用而變爲七聲（利用側弄）。良以魏晉以來相傳之樂，祇清商三調，清商卽通典所云之清樂，亦卽唐人之法曲（釋義見前）。清樂之清調平調，原本出於琴之正弄，不用二變（變宮變徵）；清樂之側調，出於琴之側弄，則係用二變者。清調平調常用，而側調則久不用。至隋唐以後，以琵琶爲主之燕樂，常以清樂之側調雜於其間，於是調有七矣。茲將西樂與我國古樂作一比較（表一），則於音律可得更進一步之瞭解矣。（爲便於西樂調名之排列計，故由左至右）。

根據表一，可就十二管中任取何管爲宮聲，其餘則爲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各聲。如以黃鐘爲宮聲，則當以太簇爲商聲，依次輪推，如以太簇爲宮，則當以姑洗爲商，故曰相爲宮也。十二管各可爲宮，則當有十二宮，聲有七種，以七乘十二則得八十四，爲八十四宮調。凡以宮聲乘律者，均名之曰宮，以商、角、徵、羽乘律者，均曰調。又一曲如以黃鐘宮協之，結聲於宮，卽稱黃鐘宮，名曰宮。又有一曲，亦以黃鐘協之，結聲於商，則稱黃鐘商調，名曰調。宮調之名，自此始矣。吳梅廬曲塵談云：「宮調者，所以限定樂府管色之高低也。」所謂八十四調者，古未嘗用。至宋以後，樂工更將徵、變宮、變徵三聲省去，只餘

表轉比樂古樂西(一表)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仲	姑	夾	太	大	黃	管
鐘	射	宮	則	鐘	賓	呂	洗	鐘	蕤	呂	鐘	名
呂	律	呂	律	呂	律	呂	律	呂	律	呂	律	呂
變宮		羽		徵		變徵	角		商		宮	假定之調
B	#A 或 ZB	A	#G 或 ZA	G	#F 或 ZG	F	E	#D 或 ZE	D	#C 或 ZD	C	假定之西瑞調
												風琴鍵盤

圖

表

宮、商、角、羽、四聲。以四乘十二，得四十八宮調。而此四十八宮調，亦逐漸亡佚。據張炎詞源所載，只有七宮十二調。茲將八十四宮調，四十八宮調，七宮十二調，分別列表如次：（表二、表三、表四）。

（表二） 八十四宮調表



黃	鐘	正黃鐘宮	大石調	正鐘宮	角	正黃宮	鐘	徵	正鐘宮	徵	般	涉調	大石角
大	呂	高	宮	高大石調	高宮角	高宮	鐘	徵	高宮	正徵	高般涉調	高大石角	
太	蕤	中	宮	中	高宮角	中	高宮	鐘	中	高宮	正徵	中	高般涉調
		管	高	管	高	管	高	管	高	管	高	管	高
夾	鐘	中	呂	宮	變	調	中	呂	正	角	中	呂	變
		管	中	呂	宮	變	調	中	呂	正	角	中	呂
姑	鐘	中	呂	宮	變	調	中	呂	正	徵	中	呂	正
		管	中	呂	宮	變	調	中	呂	正	徵	中	呂
蕤	鐘	中	呂	宮	變	調	中	呂	正	徵	中	呂	正
		管	中	呂	宮	變	調	中	呂	正	徵	中	呂
蕤	鐘	中	呂	宮	變	調	中	呂	正	徵	中	呂	正
		管	中	呂	宮	變	調	中	呂	正	徵	中	呂

仲	呂道	宮小石	調道宮角	道宮變徵	道宮正徵	正平	調小石角
蕤	實中管	道宮中	小石調	中道呂角	中道宮變徵	中道宮正徵	中平調
林	德南呂	宮歇指	調南呂角	南呂變徵	南呂正徵	高平	調歇指角
夷	則仙呂	宮商	調仙呂角	仙呂變徵	仙呂正徵	仙呂	調商角
南	宮中仙呂	宮中	調仙呂角	中仙呂變徵	中仙呂正徵	中仙呂	調中管角
無	射黃鐘	宮越	調黃鐘角	黃鐘變徵	黃鐘正徵	羽	調越角
應	鐘中	管中	調中	管中	管中	管中	調中

(表三) 四十八宮調表



律 四十八調

宮 聲 商 聲 角 聲 羽 聲

黃 鐘 正黃鐘 宮 大石 調 正黃鐘 宮 角 般 琴 調

大	呂	高	宮	高大	石	調	高	宮	角	高	般	參	調			
太	蕤	管中	高	宮	管中	高大	石	調	管中	高	宮	角	管中	般	參	調
夷	鍾	中	呂	宮	變	調	中	呂	正	角	中	呂	調			
姑	蕤	管中	中	呂	宮	管中	雙	調	管中	中	呂	角	管中	呂	調	
仲	呂	道	宮	小	石	調	道	宮	角	正	平	調				
蕤	實	管中	道	宮	管中	小	石	調	管中	道	宮	角	管中	正	平	調
林	鍾	南	呂	宮	歌	指	調	南	呂	角	高	平	調			
夷	則	仙	呂	宮	商	調	仙	呂	角	仙	呂	調				
南	管	管中	仙	呂	宮	管中	商	調	管中	仙	呂	調	管中	仙	呂	調
終	射	黃	鐘	宮	越	調	黃	鐘	角	羽	調					

國之歌錄

三
 管
 中
 黃
 鐘
 宮
 管
 中
 結
 調
 管
 中
 黃
 鐘
 角
 管
 中
 羽
 調

(表四) 七宮十二調表



黃 鐘 正 宮 大 石 調
 大 呂 高 宮
 太 簇 中 呂 宮 變 調
 夾 鐘 中 呂 宮 變 調
 姑 洗 中 呂 宮 變 調
 仲 呂 蕤 賓 宮 變 調
 蕤 賓 蕤 賓 宮 變 調
 林 鐘 南 呂 宮 歌 指 調
 夷 則 仙 呂 宮 商 調
 黃 鐘 正 宮 變 調
 大 呂 高 宮
 太 簇 中 呂 宮 變 調
 夾 鐘 中 呂 宮 變 調
 姑 洗 中 呂 宮 變 調
 仲 呂 蕤 賓 宮 變 調
 蕤 賓 蕤 賓 宮 變 調
 林 鐘 南 呂 宮 歌 指 調
 夷 則 仙 呂 宮 商 調

犯。距離較近之聲相犯為偏犯，宮聲距商聲、角聲為近，如以宮犯商，以宮犯角，均名之曰偏犯。距離較遠之聲相犯為偏犯，宮聲距羽聲較遠，故以宮犯羽為偏犯。如以角犯宮則為歸宮。此為犯調之大概也。

(二) 唱曲 音律既明，茲當言唱。古人對詞之唱法，今已不傳，然鈎稽古籍，亦可得其一二。其唱之先，必有譜為其根據，如西樂之歌譜，然名之曰詞譜。其所具有之內涵，一曰製腔：詞在唱時之腔調，如不調和，必不優美。欲使腔調調和，必須以管色定其音節，不使其音節過高，亦不使其過低，而管色高低之決定，又有賴於宮調，故吳梅嘗謂宮調所以定管色之高低也。二曰結聲：即樂韻仍用始起之字音，其於調始協，如用他音，則為過腔矣。舉例言之，如起始之聲為「工」字（此假定之詞，宋時尙未有工尺譜），則結尾之聲仍用「工」字，其調自協矣。三曰過腔：此處所指之過腔，與上述之過腔微有不同。此所謂過腔，即言鬲指聲，等諸今日京劇中之過門，如念奴嬌鬲指聲，於雙調中吹之是也。

至於當歌唱之際，於右樂府言之，有散聲、和曲、送聲三種。宋詞代興，已將散聲改為實字入樂。茲為明瞭詞之歌唱概況起見，爰將三種歌法略加敘述。

甲、散聲 散聲卽詞中之無意義字用以助尾聲而定拍子者。古今詞譜云：「唐人歌詞皆七言而易其詞，渭城曲爲陽關三疊，楊柳枝復爲添聲，采蓮竹枝當日遂有排調如竹枝、女兒、年少、擊棹、同聲附和用韻接拍，不僅以虛聲也。」前已舉例，茲舉出漢鏡歌（鏡歌屬於軍樂）之有「思中」妃呼豨爲例。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縑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蕭蕭晨風颼，東方須臾高知之。」

詞中之「妃呼豨」於全詞未具有意義，不過以之助其唱畢後之尾聲，而定其拍子，如京劇中之「哪」「呀」「呵」等字，宋詞將散聲改爲實字，於音律上失其價值矣。

乙、和曲 和曲卽一人唱後，其他人就其末句疊唱以和之。全唐詩註云：「唐人樂府，元是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凡五音二十八調，各有分屬，自宮調失傳，遂並和聲亦作實字矣。」沈括夢溪筆談云：「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之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和曲之意

義大略如此。漢相和曲有薤露歌、蒿里歌及江南等。茲舉江南一曲：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

葉北。」

前例之「魚戲蓮葉東」以下四句，卽是和曲。如川戲中之哥腔，卽濫觴於和曲。

丙送聲 所謂送聲，或曰泛聲。唐人歌曲大半是五言或七言，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者，

卽謂送聲。送聲於唱時將其轉換處特別引長，而相複疊，如王維之陽關曲，因送聲而歌爲陽關三

疊例見前不贅。

則所言關於詞之音律及歌唱，於歷史上雖具有特色，然於吾人作詞，殊無重大之關係。故略爲述及，

俾知詞之全貌焉。茲再言填詞之法。

(三)填詞 詞既有譜，自應按譜填詞，不越規矩，方稱大家。其應注意之點，一爲聲之平仄陰陽，

二爲韻之協調。

甲聲 聲有平仄陰陽之分。四聲之法，創自梁之沈約。樂書云：「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

累千載而不悟，而獨胸衿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問周捨：「何謂四聲？」捨曰：

「天子聖德是也」聲之辨別，大多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標準，而以平之一聲爲平聲，上去入爲仄聲，而詞以勻整句法之聲調，使能被之於管絃，故極注意平仄。作詞之際，應按譜以填，無使乖方而違法度。茲舉二例，以「○」表示須填平聲字，「⊂」表示須填仄聲字，「⊂」表示平仄聲均可填，如溫庭筠之夢江南：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此爲單調詞，又如柳永之八聲甘州：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帶橫。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潑灑，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顛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此爲雙調詞，平仄之法，除平上去入四聲外，尚有陰陽聲。收喉爲陰聲，收聲爲陽聲，詞調不特四聲應予協，陰陽聲亦應限制。陰陽聲祇平聲之中有之，詞中意陰平陽平之處，其例較少，知此則於平仄之法，思過半矣。

乙、韻 凡字收聲之字相同者為韻，使詞能歌，則必協韻，施之管絃，乃能流暢無阻。文心雕龍聲律篇云：「是以聲之妍媸，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道，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至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繼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所謂和韻，便是聲與韻的調劑，故用韻以協聲律，實屬必要。茲分別舉例言之，以「△」表示韻，如李後生之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蕪侵階，一桁珠簾開不卷，終日誰來？金釧已沈埋，壯氣蒿萊。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此詞全用平聲韻者，又如章質夫之水龍吟：

「燕忙鶯懶芳殘，正隱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閒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蘭帳玉人睡覺，怪春衣雪沾瓊綴。繡牀漸漸，香氈無數，才圓欲碎。時見蜂兒，一仰黏輕粉，魚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蕩，有盈盈淚。」

此詞為全用仄聲韻者，又如溫庭筠之苦楸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渡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此詞是以仄聲韻轉平聲韻者。又如馮延巳之「三臺令」：

「春色春色，依舊青門紫陌。日斜柳暗花嬌，醉臥誰家少年？年少，年少，行樂直須及早！」

此詞是以仄聲韻轉平聲韻，又轉仄聲韻者。又如李後主之「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此詞係平聲韻轉仄聲韻者。再者協韻只限用同一「紐」之字，而不限其爲平聲或仄聲。茲舉一例，以概其餘，如史達祖之「換巢鸞鳳」：

「人若梅嬌，正愁橫斷腸，夢繞溪橋。倚風融漢粉，坐月怨秦簫。相思因甚到，纖腰？定知我今無魂可銷。謾幾度淚痕相照。人悄，天渺渺，花外語香，時透。那堪抱。暗握蕤苒，乍嘗櫻顆，猶恨侵階芳草。天念王昌，忒多情換巢鸞鳳教偕老。」

溫柔鄉，醉芙蓉一帳春曉。

詞一

四二

此詞平聲之「嬌」、「嬌」、「簫」、「腰」、「銷」、「仄聲之「照」、「悄」、「渺」、「抱」、「草」、「老」、「曉」等字，均同屬於「曉紐」。此限用同紐之字協韻，而不限于平仄者也。又有限用同紐之字協韻，而可由平轉仄或由仄轉平者，茲舉一例如司馬光之西江月：

「寶鬢鬆鬆換晚妝，鉛華淡淡妝成。紅煙翠霧罩輕盈，飛絮遊絲無定，相見詞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

此詞平聲之「成」、「盈」、「情」、「醒」及仄聲之「定」、「靜」等字，均屬於「定紐」。而此詞係由平轉仄，仄又轉平，又轉仄者也。關於用同紐之字協韻，在詞中殊不多睹，明乎此，則協韻之道，進乎技矣。

填詞爲作詞之最重要部門，現今作詞，尙探此方式，不可忽焉者也。

七 詞之創作

辭其詞之創作，遇異從章，取物造詞，婉約爲主。辭句造韻，作美與，不可盡以文律段術爲法。然文章之道，言起會通，於詞之製作，亦符應用。製作之際，辭句爲末，心理爲主。文學意義，作者文卻斯德（Winckler）嘗云：「作家移其心思，與感觸諸韻者，其所相之一切手段，彼方法，即爲文學之形式。」王充論衡云：「文辭舉說，文具之榮華茂殺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內外表裏，自然相副。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劇離文心，離神思藉云：「神與物辨，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辭辭管其權機。權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夫神思方運，則萬途說辭，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身之妙，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所論虛實情實，蓋神居胸臆之中，苟無外物以資之，則喜怒哀樂之情，無由具焉。物在耳目之前，苟無神思以觀之，則聲音容色之美，無由發焉。是故心物交接之際，有以心感物者焉，有以物動心者焉，以心感

物者，物固與心而徘徊，以物動心者，心亦隨物而宛轉。迨心神與物交會，情景融合，即神即物，兩不可分，詞人得之，自成妙景。因此詞之創作，全在心理，而此心理現象，約有三焉：一曰思想，二曰感情，三曰想像。然此三者，又以思想為基幹，良以詞無感情，則不活潑，無想像，則無寄託，無思想，則失其中心之意義。如辛棄疾之摸魚兒：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
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
簾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
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問愁最苦。休去
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讀此詞以後，如不仔細注意其思想，則其價值無得而稱焉。此詞之中心思想為何？蓋在怨奸佞之阻賢路，而思所以警覺當道也。故其詞頗涉嗟怨，是以思想為詞之主要成分，其信然哉！

(一) 詞之要素 言詞創作之先，應先明瞭詞所包括之要素。詞之要素，一為詞境，二為意境，三為情境，四為相境。茲四者為作詞之基本，應詳知之。

甲、詞境 所謂詞境，即詞之內容也。詞之內容固極複雜，舉其大要，不外「人」、「物」。

「景」一「事」四。宇宙範圍實以此四種交錯存在。至於詞境之作用，王靜庵《人間詞話》云：「詞以境界爲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又云：「境非爲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情感者，謂之境。」據王氏之言，則詞貴寫實，對景之描繪，須使讀者讀之如身履其地，方爲可貴。詠物不可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物不動用意。蓋詠一物，要不獨言物，而言物之左右，尤須要有寄託，然後渾化無痕。景有造景（有我之景），及寫景（無我之景）之分。但五代及北宋詞人，多感物造端，託物寓意，故其所寫實景中，卽寓其心境，兩者實不易辨明也。關於事之敘述，則須委婉以達，曲譬而成，方可有神也。

詞之「意境」，茲言意境，卽作者之思想和意志，詞之風度、氣象、及氣格，均由此中表現。張皋文氏以詞爲意內言外，卽是斯意。性靈所鍾，形諸筆墨者，性靈有高明沈潛之異，得書卷以養之，則外物不能移易，及其涵濡既深，形而爲詞，則如春氣之在林，光澤之在玉，使人寶翫無釋，如接其馨，歎而瞻其豐采。其次襟抱胸次，亦爲意境之造化。然襟抱胸次，偏於給人得之詞外，風度氣象，卽人卽詞，渾然不分，至於意境之妙處，可分數點言之。

(一) 襟抱胸次。襟抱胸次之抒寫，有直抒者，有寄託者。張皋文論詞以寄託爲高，但自抒

性靈亦高，如李煜之虞美人。

■ 一 案

四六

「春花秋葉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至於寄託云何？即象徵之謂也。如三百篇之「興」，而實又不同。蓋與者先言他物以引起，即是由他物引到本題。若無本題，則他物直象徵也。又與修辭學之暗喻相似，而實有異。舉例言之，如姜白石之暗香：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取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歌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瀝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疎影：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離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徧江北。想環佩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

入小窗橫幅」

鄭文焯評之曰：「此蓋傷心二帝蒙塵，諸后妃相從北轅，淪落胡地，故以昭君託喻，發言哀斷」。兩詞蓋係寄託者也。然初學詞，求空，既成格調，求實；初學詞，求有寄託，既成格調，求無寄託。蓋以直抒性靈爲最貴也。

(2) 清空 清空云者，詞意渾脫超凡，若似平淡而蘊藉無盡，不可指實其源，蓋出於楚人之騷，其法蓋出於詩人之興，遇可感可覺之境，於是觸物類情而發於不自己者也。惟其如此，往往因小可以見大，卽近可以明遠，其超妙，其渾脫，皆未可以知識得，尤未能以言語道，是在性靈之領會而已。嚴滄浪所謂鏡中象，水中影是也。如張炎之高陽臺：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鶯燕住，到蓋薇春已堪憐。更悽然、高綠西冷，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草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鴉。」

此詞卽有清空之妙。

丙、情境 情境卽所謂感情。近人謂研究詞之道有三：一曰會其感情，二曰通其理趣，三曰證

其本事。蓋觸景生情，因情生感，著之於文，即成妙詞。感情之種類，據文卻斯德分爲五種：一曰合理或適宜（the justice or propriety）；二曰生動或有力（the vividness or power），卽是修辭學上之動力（force），是指作品而言；三曰持續或恆久（the continuity or steadness），卽是修辭學上之統一（unity），是指作者而言；四曰錯綜或變化（the range or variety），卽是修辭學上之聯絡（coherence），亦是指作品而言；五曰品格或性質（the rank or quality）。據日人夏目漱石之主張，以爲感情有四類：一曰感覺上之感情，二曰人事上之感情，三曰超自然之感情，四曰知識上之感情。據上兩人之主張，將感情分得非常複雜，莫衷一是。影響於詞之感情，應以其與詞之關係爲標準而分，其與詞之關係，卽其在詞之表現上發生之現象也。如此則感情似可分作兩種：一爲人事上之感情，二爲感覺上之感情。人事上之感情，有喜歡、憤怒、快樂、哀傷、親愛、憎惡、冀欲、懷喪、企慕、決絕、高澹、閒雅等。感覺上之感情，有恐怖、緊張、力量、活潑等。感情之分，似以此數種爲較合邏輯，其影響於詞之關係亦較明顯。茲分別述之：

（1）人事上之感情：

（子）喜歡 喜歡之情，表之詞面，文辭平易，氣格圓潤，如歐陽修之浣溪沙：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琉璃滑淨無塵。當路遊絲繫醉客，隔花曬鳥喚行人，日斜歸去奈何春。」

〔丑〕憤怒 憤怒之情，表之詞面，頗有激昂不平之勢；如辛棄疾之賀新郎。

「綠樹聽鶉鴉，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辇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寅〕快樂 快樂之情，其詞雄邁奔放，如蘇東坡之冰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卯〕哀傷 哀傷之情，表現於詞面，有綿遠頓挫之勢；如李後主之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藜侵階。一桁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金劍已沈埋。

壯氣蒿萊。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辰〕親愛 親愛之情，其詞纏綿悅豫，如晏殊之撼庭秋。

「別來音信千里，恨此情難寄。碧紗秋月，梧桐夜雨，幾回憔悴。樓高日斷，天遙雲黯，只

堪顛顛，念蘭堂紅燭，心長燭短，向人垂淚。」

〔巳〕憎惡 憎惡之情，其於詞也，陰麗沈密，如牛驕之望江怨：

「東風急，惜別花時手頻執。羅幃愁獨入。馬嘶殘雨春蕪溼。倚門立，寄語薄情郎，粉香和

淚泣。」

〔午〕冀欲 冀欲之情，其於詞也，綺麗緋靡，如韋莊之木蘭花：

「獨上小樓春欲暮。愁望玉關芳草路。消息斷，不逢人，卻斂細眉歸繡戶。坐看落花空

歎息。羅袂溼，斑紅淚滴。千山萬水不曾行，魂夢欲教何處覓？」

〔未〕懷喪 人情懷喪，則多悽惻寒苦之詞，如元好問之摸魚兒：

「恨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趨，離別苦。是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爲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已

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鴛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爲
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鴈邱處。」

〔樂〕
〔申〕企慕 因古跡留連，儼生向往之心，其爲詞也，純屬同情與慷慨，如辛棄疾之永遇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
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意，贏得倉皇此顧。四十
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
否？」

〔酉〕決絕 賀裳皺水軒詞答云：「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
之思帝鄉。

「春日遊，杏花飛滿前。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
羞。」

〔戌〕高澹 詞貴精豔，亦有語淡而意長者，如晁補之之臨江仙：

詞之漸作

「論宦江城無屋買，殘僧野寺相依。松間藥臼竹間衣。水窮行到處，雲起坐看時。一箇山禽綠底事，苦來醉耳邊啼。月斜兩院愈聲悲。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亥)聞雅 如秦觀之好事近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2)感覺上之感情

(子)恐怖 恐怖之情，其言也散，如馮延巳之采桑子：

「華前失卻遊春侶，獨自尋芳。滿目悲涼。縱有笙歌亦斷腸。」

(丑)緊張 感情緊張，其詞豪壯，如蘇軾之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

松岡。」

(寅)力量 其詞蓄之也有力，其發之也宏，雄健蓬勃，不可方物，如蘇東坡之水調歌頭：

「落日繡簾捲，亭下水連空。知君爲我新作窗戶，溼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敲枕江南煙雨，渺渺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峯，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卯)活潑 活潑之感情，極爲錯綜變化，其發爲詞也，活發生動；如張先之天仙子：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昔之論詞者，一曰人情，二曰物象，三曰文辭。文辭者，人情物象所由以見者也。人情物象者，文辭所依以成者也，而物象又即人情所感發者也。三者之相資，若神形不可須臾離者也。故偏舉之或稱情境，或稱詞境；統舉之，即王靜庵氏所謂境界也。

丁、相境 詞境爲詞之實境，相境爲詞之虛境。其心理上作用曰：想像 (imagination)。何謂相像？爲情感經過組織之物，有一印像，則必有回憶，經過選擇聯合而成爲想像。至於想像之種類，據一般之意見，約可分爲創造的、解釋的、聯想的三種。詞之作品，如只有情感之表達，尙不稱完備，

必須要有想像之力。因感情是抽象之物，而想像則係具體之事物，加以聯合作者也。茲分別述之：

(1) 創造的想像 感覺未接收影像，而憑空喚起一種影像；或將前感覺所接收之影像，各部分剪裁修改，或重新排列，而成爲一種新的影像。與修辭學之鋪張（或曰夸飾或曰揚厲），頗相近似，如蘇軾之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下略）

(2) 解釋的想像 以現在之影像，解釋現在之影像，即由某一種事物來象徵某一種事物，如辛棄疾之青玉案：

一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風簾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梁啟超評之曰：「自憐幽獨，傷心人別有懷抱。」

(3) 聯想的想像 聯想之想像，有人以之另立，別於想像曰聯想，殊不知聯想亦爲想像。

內容之一種。語其要點，約有三種。

(子) 類似聯想 類似聯想之作用，產生譬喻、引用、比擬、諷喻等修辭現象。如蘇軾念奴嬌之「人生如夢」，爲明喻也。辛棄疾念奴嬌之「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爲暗喻也。范仲淹蘇幕遮之「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又如詠「桃」曰「紅雨」，「劉郎」，詠柳則用「章台」，「灞岸」，爲借喻也。

(丑) 接近聯想 接近聯想，一爲提喻，相當於修辭學中借代格之旁借；如姜堯章之玲瓏四犯「漫贏得天涯羈旅」，羈旅是代替羈旅中之人也。一爲換喻，相當於借代格之對代；如秦觀滿庭芳之「畫角聲斷斜陽」，斜陽二字用以代替日之餘光也。此爲以原因代替結果之例。又如「煙光斷絕」四字，用以代替無米爲炊；此是以結果代替原因也。

(寅) 反對聯想 反對聯想，因一種影像，而生出相反的一種影像也。如由「孔子」而生出「盜跖」之類。如李煜之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薜蘚侵階。一桁珠簾開不卷，終日誰來。金釧已沈埋。壯氣蒿萊，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此爲以現在之淒涼景況，聯想到過去之繁華也。

上之所述，是關於想像之種類。至於想像之構成，約有三種：一是回憶，二是選擇，三是聯合。回憶即是就過去之經驗，而再現之，以成爲新的影像。選擇係即就過去感覺所接收影像，經過一番選擇之工夫，而成爲新的影像。聯合即將甲影像來配合乙影像，而成爲新的影像也。

詞境、意境、情境、相境，四者，爲詞之要素，抑爲創作詞時必備之條件。四者雖析爲四，然在詞內是渾然不可分者也。

(二)詞之創作 詞之創作，即是將感情、意識、事象，藉文辭以表現者也。欲明其作製之方，茲析爲辭格、辭勢、辭態、辭彩等，分別述之：

甲、辭格 荀子正名篇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諭一意也。」故辭爲一個概念之表達，須於文法上之一句，或組織之形式。辭格即是關於造詞組句之格式和格律。欲求辭與意相一致，須透徹了解此項格式與格律。

(1)辭之性質與作用 辭，有單辭複辭之分。凡一字表一概念者，爲單辭。以二字以上之複合方能表一概念者，爲複辭。而其作用：一爲表名，即標示一種事物之名稱，如「珠簾」「園

屬」；二爲表相，卽形容事物之明暗大小，如「人比黃花瘦」之瘦字；三爲表行，卽表示一種動作，如「試問捲簾人」之捲字。但講求文法者，通將中國文字分爲五大類。於五類之中，又區別爲九種，名之曰九品詞。第一種爲實體詞，內包括名詞和代名詞。第二種爲陳述詞，祇包括動詞一種。第三種爲區別詞，內包括形容詞和副詞。第四種爲關係詞，內包括介詞和連詞。第五種情態詞，內包括助詞和嘆詞。馬建忠於馬氏文通又分字爲實字與虛字兩種，凡有義可解者曰實字，如前舉之實體詞、陳述詞、區別詞，凡無義可解者曰虛字，如前舉之關係詞和情態詞。此在文法上是如此，但於表名、表行、表相三種作用上，祇爲實字一種，於詞之關係較大者，亦祇有實字。

(2) 辭之組織形式：

(子) 轉品 轉品云者，卽九品詞之活用，此種活用，可以構成辭之形式。

A. 名詞

(a) 動詞用作名詞 如「千萬恨」之恨字。

(b) 形容詞用作名詞 如「綠肥紅瘦」之綠與紅字。

(c) 副詞用作名詞 如「茫茫」二字可作「大地」二字用。

B. 動詞

(a) 名詞用作動詞 如「梳洗罷」之梳字，本為名詞轉作動詞用。

(b) 形容詞用作動詞 如「弄妝梳洗遲」之遲字原為形容詞，此處作為動詞用。

C. 形容詞

(c) 副詞用作動詞 如「戚戚」「懸懸」等字，本為副詞，但可作動詞用。

(a) 名詞作形容詞 如「鳳尾龍香撥」之鳳字，本為名詞，此處用來形容琵琶之形狀。

D. 副詞

(b) 動詞用作形容詞 如「小橋流水人家」之流字。

(c) 副詞用作形容詞 如「金風細細」之細細二字。

(a) 名詞用作副詞 如「蜂屯蝶聚」之蜂蝶二字，本為名詞，此處變作副詞。

(b) 動詞用作副詞 如「化作相思淚」之化字，本為動詞，此處變作副詞。

(c) 形容詞用作副詞 如「明月樓高休獨倚」之獨字

(丑) 複合 複合二字成詞，可以濟單音之窮。荀子所謂累而成文，名之麗也。

A. 連綴

(a) 同義字連綴 如「道路」「跋涉」是實字的連綴，如「方將」「靡甦」是虛字的連綴。

(b) 對待字連綴 如「妍媸」「甘苦」等字。

(c) 平列字連綴 如「園圃」「楊柳」等字。

(d) 同類字連綴 合同類二字爲詞，而以大名冠小名。如「魚鮪」「蟲螟」「草芥」等字。

(e) 同物字連綴 合二物類之大名成詞，用以概括其類者也。如「草木」「花卉」「鳥獸」等字。

(f) 不同字連綴 如「雨疏風驟」「柳暗花明」是形容詞與名詞之連綴，如「精微」「美妙」是形容詞與形容詞相連綴，如「更多」是形容詞與副詞

相連續。如「車走」是動詞與名詞相連續。「頻添」是動詞與副詞相連續。「劍匣」「弓弦」是二字相合，表明領格者。此類連續字，爲數極多，惟在吾人之妙用耳。

B. 帶數

(a) 數詞與名詞相連者 如「十科」「七情」「八政」等字。

(b) 二數字相合成詞 如「三五」「二八」等字。

C. 虛助 虛助字與實字聯合成詞者。

(a) 綴虛字於下者 如「紛若」「沃若」等字。

(b) 綴虛字於上者 如「其頤」「於昭」等字。

D. 疊字 疊字在詞中作用最廣。

(a) 名詞 如「元元」「家家」等字。

(b) 形容詞 含義者如「依依」「休休」「草草」「關關」等字。

疊字在詞中最爲常用，如歐陽修之「庭院深深深幾許」，李清照之「尋尋覓覓冷冷清

清悽悽慘感感」便是好例。

E. 雙聲

(a) 連語 以名詞連成者，如「鴛鴦」「唐棣」「蒹葭」等字。以作形容詞用者，如「參差」「陸離」「游衍」「黽勉」等字。

(b) 合字 合二字成詞，適爲雙聲，而其字分用義亦不變。非若連語合二雙聲而成一詞，惟函一義，而不能析用。如「股肱」「叢脞」「踟躕」等字。

F. 疊韻

(a) 連語 合二疊韻字而成一詞，惟函一義，不能析用。名詞者如「芄蘭」「螻螻」等字。形容詞如「旖旎」「逍遙」「綢繆」等字。

(b) 合字 合二字成詞，適爲疊韻，而其字分用，義亦不變。如「搔首」「光明」「笑傲」「艱難」等字是也。

(寅) 析字 析字即古之度詞，有形、音、義三方面，將所用之字分析，有其他字與之相相連，即借以代替，或即推衍之，此爲修辭學上之基本方法。

A. 化形析字

(a) 離合 係離合字形者，如吳文英之唐多令「何字合成愁，離人心上秋」，卽是將愁字離爲心與秋字。

(b) 增損 是將字略爲增損，另成新字，北齊書徐之才傳載其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卽是增損而爲字也。

(c) 借形 是單借字之外形而用之者也。

B. 諧音析字

(a) 借音 單純諧音者，如將「六晶」借作「大精」是也。

(b) 切脚 是用反切上之兩音，如稱「孔」爲「窟籠」便是，蓋「窟籠」爲「孔」之反切語也。

(c) 雙反 是利用反切上順倒雙重反切者曰雙反，卽是以二字而切兩音者如

「東田」爲「顛童」是也。

C. 衍義析字

(a) 代換 即將平易字以換不平易字。

(b) 牽附 如因「左傳」而說出「右傳」是也。

(c) 纏繞 所述之詞極爲曲折，若接若離，必須推開始能明者，如隱殺水於庚癸，卽是其例。

(卯) 節縮

A. 縮合 如縮「不可」爲「叵」，縮「何不」爲「盍」等是。

B. 節短 如「諸葛亮」節爲「葛亮」是。

(辰) 虛襯 詞中之虛字，爲領句字，單字如「正」「但」「甚」「任」「漸」「念」等字，舉例言之。章質夫水龍吟「燕忙鶯懶芳殘，正隄上柳花飄墜」。姜白石暗香「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張炎探春慢「甚釀得春來，管教春見」。柳永八聲甘州「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秦觀八六子「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雙字如「莫是」「還是」「那堪」是。秦觀八六子「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等。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關於詞內用虛字

之例極多，不勝枚舉。至於文義，偶不聯暢，使用二三襯字襯之，柳永慢卷軸「免恁牽繫」，其
「恁」字是無意義者，完用用以襯文句耳。

(E) 假伸

A. 起舊詞以致新用 往昔古書置而未用之詞，則起而用之，可化舊為新矣。如說文所載之「越」、「肌」、「肌」、「脛」等字使之適合於用。又如新事物之產生，古書已有其名，則用古字，頗覺為雅。

B. 起舊義以致於用 字之義有因假借後，用其假借而本義（舊義）廢置者，則起用其本義。庶可揮其源而盡其用焉者也。如「吳」之本義為大言也，「宋」之本義為居也。

C. 假舊字以寓新義 新有之義，可假借舊字以寓之，或取音近，或取義通，俱無不可。如古謂灰食煤曰煤，今以古樹所化之礦物為煤，取其形似也。古謂火齊珠為鑄鏡，今以名金類元素 *antimony* 之名，取其音近也。此與仿佛之佛，寓陀佛之義同例。

D. 組織舊字成新詞 有新義而無故名，則駢集舊字而成新詞，荀子所謂有循於舊

名有作於新名也。如譯 *Right* 爲理權，*Left* 爲幾分，此主乎義者也。若有新名，義不可言，則譯音成詞，如 *Horse* 本以水得名，不得譯其義曰水，譯其音曰摩西。*China* 本義爲灌頂，不得譯其義爲灌頂，乃譯其音爲基督。

E. 通用成字 此是六書上假借之例，如「令」本爲發號施令，後對於發號施令者，亦謂之「令」是也。其中有引伸本義者，有比況口語者，有音變者，有同音者，舉例從略。

(午) 全辭 全辭者乃一完全之辭，普通呼之曰句，詞中之句，有對句，疊句，拗句，如晏殊踏莎行之「小徑紅稀，芳郊綠遍」是對句。疊句是兩句相同，一促拍，一曼聲，但亦不必兩句全同也。如馮延巳「三臺令」：「春色。春色。依舊青門紫陌」。至拗句。據頤伽詞話云：「有拗調拗句，須渾然脫口，若不可不用此平仄者，方爲作手。如未能極工，無難取成語之合者以副之，斯不覺其費牙矣。」

乙、辭勢 因作者之感情及想像之作用，致使詞產生各種不同之風格，此風格之論，魏文帝稱之爲「文氣」，劉勰稱之爲「風骨」，要皆其辭之勢所表現者也。

(1) 雄奇 因感情之動力及緊張之故，辭之表出，勢極雄奇。如秦觀八六子「倚危亭，恨

如芳草，淒淒盡還生。」周濟宋四家詞選評云：「起句神來之筆。」

(2) 紆負 因感情之懷喪，其辭之表出，勢頗紆負。魏文帝所言「齊氣」即是之謂也。如

溫庭筠之夢江南：「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3) 流利 如溫庭筠之更漏子：

「星斗稀，鐘鼓歇，籠外曉鶯殘月。隱霧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虛閣上，倚闌望。還似去年惆悵，春欲暮，思無窮，舊歡如夢中。」

此詞極流利之至。

此詞極流利之至。

(4) 沈鬱 流利之反面為沈鬱。如賀鑄之伴雲來：

「煙綵橫林，山沈遠照，迤邐黃昏鐘鼓。燭映籬櫺，蛩催機杼，共苦清秋風露。不眠思婦，齊

應和幾聲砧杵。驚動天涯倦宦，駭駭歲華行暮。當年酒狂自負，請東君以春相付。流浪征驛

北道，客橋南浦。幽恨無人晤。明月曾知舊游處。好伴雲來，還將夢去。」

(5) 鋪張 作者將事象故意誇大。如溫庭筠酒泉子之「千里夢，雁南飛」。千里夢即是

鋪張之辭。

(6) 精約 如溫庭筠之南歌子

「鬢墮低梳髻，連娟細掃眉。終日兩相思，爲君憔悴盡，百花時。」

丙辭態 辭態是屬於思想者，因思想之不同，其表出於辭面之態度故殊，茲約略分述之。

(1) 諷喻 詞人雖不一定是詩人，但其溫柔敦厚之旨，亦應服膺，故諷喻尙焉。如王沂孫之齊天樂：

「一襟餘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樹。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把離愁深訴。西窗過雨，怪瑤

佩流空，玉筍調柱。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尙如許。銅仙鉛淚似洗，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

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高，頓成淒楚。謾想薰風，柳絲千萬縷。」

(2) 精警 精密警策，爲詞人極難達到之境界。如李煜之烏夜啼前半闕「林花謝了春

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譚獻評詞辨云：「前半闕濡染大筆。」

(3) 示現 示現之辭，全憑想像之力。如張泌之浣溪沙：

「馬上離情憶舊遊，照花淹竹小溪流，細箏羅幕玉搔頭。早是出門長帶月，可堪分袂

又經秋，晚風斜日不勝愁。」

(4) 諱飾 柳永之黃鶯兒「晚來枝上絲盤，似把芳心深意低訴。」此詞原係卽題詠事，但其還是暗示與女性同宿，深自諱飾，故云此耳。

(5) 峻厲 多用作詞，桐句：此種作法，在詞中尙不多見，蓋詞以婉約爲主耳，但亦有一二例外。如辛幼安之「杯汝來前」卽是一例。

(6) 傲婉 如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體。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是卽傲婉之例。

(7) 呼告 當感情緊張之際，在文辭之表達上，往往有種呼告方式。如前舉之辛棄疾詞「杯汝來前」卽是一例。

(8) 感慨 感慨之詞，大多用於詠史者。如蘇軾念奴嬌。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9) 倒反 有不便直言之句，用倒反方式表出之。如李清照之鳳凰臺上憶吹簫「任寶

查問掩日上簾鉤。……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不言相思之苦，卻偏言懶與病。

(10) 設問之辭，有問而答者，有問而不答者。如柳永雨霖鈴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爲問而答者。歐陽炯浣溪沙之「關關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是問而不答者也。

丁、辭彩 辭彩是辭之外形。關於辭之外形，歷來說者，均主張惟美主義，以美爲修飾詞句之惟一條件，此種修飾多半假借感情與想像之力，但其終極，外形與內容須一致，方爲妙詞。

(1) 譬喻 詞中之譬喻，完全是依想像的力量而織成者。因想像之程度有差，故有明喻、暗喻、借喻之別。明喻須有「譬喻辭」，「似」「如」等字，如「咫尺畫堂深似海」，即是明喻之例。蘇軾詞「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即是暗喻之例。詠「桃」曰「紅雨」，「劉郎」。詠「柳」曰「章台」，「灞岸」。是借喻之例。譬喻在詞中是常見者。

(2) 借代 用詞遣字，崇尚本語，有時而窮，故利借代，以美其詞。

(子) 旁借 旁借是以附從事物以代替主體事物，以主體事物以代替附從事物。

A. 事物與事物之特徵或標記相代 如李清照聲慢之「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

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此愁字是代替字所標記之感情，並非愁字本身。

B. 事物與事物所在地或所屬相代。如姜夔之玲瓏四犯云：「漫贏得天涯羈」。

旅」。羈旅是代羈旅之人。蘇軾念奴嬌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大江是指

大江內之流水。

C. 事物與事物之作家或產地相代。如姜夔暗香「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

詞筆」。何遜係用以代替梅花。如吳文英齊天樂云：「新煙初試花如夢，疑收楚峯殘雨。茂

苑人歸，秦樓燕宿，同惜天涯為旅」。曰「楚峯」曰「秦樓」用以代替男女之幽會也。

D. 事物與事物之資料或工具相代。如辛棄疾賀新郎「鳳尾龍香撥」。鳳尾龍香

係代替琵琶。溫庭筠之夢江南「過盡千帆皆不是」。帆代替船也。

(丑)對代

A. 部分與全體相代。以部分之事物代替全體，以全體代替部分。如溫庭筠夢江南

「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帆代表船之全體。李珣酒泉子「孤帆早晚離三

楚」。三楚代三楚之某二地也。

五、特定與普通相代 以普通之事物代特定之事物，以特定之事物代普通之事物。
如周邦彥瑞龍吟「惟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秋娘代替妓女也。

C、具體與抽象相代 以具體之事物代替抽象之事物，以抽象之事物代替具體之事物。如周邦彥倒犯「駐馬望素魄」。以素魄代替月也。李清照如夢令「應是綠肥紅瘦」。綠代海棠之葉，紅代海棠之花。

D、原因與結果相代 以原因代結果，以結果代原因。如秦觀滿庭芳「畫角聲斷斜陽」。以斜陽代替日之餘光也。

(3) 引用 引用有明引及暗引兩種，而明引及暗引中又有略語取義及語意並取之方式。

(子)語意並取 引舊義以合新義，或尋檢舊雅廢棄之言，亦有精妙詳實之義，引而傳合新義，即爲雅詞。如「契」女師也，今呼女教師宜名爲「契」。如辛棄疾詞「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住，道明日是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是引出王羲之之「天氣殊未佳，汝定戒行否？寒食近，得且住爲佳耳」句，但引用舊義，須渾化無痕跡，方稱妙手。

(丑)略語取意 如周邦彥之瑞龍吟。

「章台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黯凝好。因念箇人癡小，乍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舞。惟有謝家秋娘，聲價如故。吟牋賦筆，猶記燕臺句。知誰伴、玄園露飲，東城閒步。事與孤鴻去。採春盡、傷離意緒。官柳低金縷。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飛絮。」

周濟評之曰：「不過桃花人面，舊曲翻新耳。」此卽略語取意之三昧也。

關於借代與引用和譬喻中之暗喻和借喻之用法，卽古人所謂「用典」用以增加詞之外形之色彩，以眩人眼目，其中以四字者爲多，如「劍拔弩張」「土崩瓦解」等是不勝枚舉。林紓《畏廬論文》中云：「詞中拼字之法，蓋用尋常經眼之字，一經拼集，便生異觀。如花柳者常用字也，昏瞋二字亦然，一拼爲柳昏花瞋則異矣；玉香者，常用字也，嬌怨二字亦然，一拼爲玉嬌香怨則異矣；煙雨者，常用字也，頻恨二字亦然，一拼爲恨煙翠雨則異矣；綺羅者，常用字也，愁恨兩字亦然，一拼爲羅愁綺恨則異矣。」

(4)映襯 映襯云者，用相反之事物相映相襯也，計可分爲兩種。

(子)反映 如晏殊之《蝶戀花》「念闌室紅燭，心長焰短，向人垂淚」。

(丑)對襯 如張先之《清門引》「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

(5)點染 劉熙載《詞概》云：「詞有點染，耆卿《雨霖鈴》云：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上二句點出離別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染之。點染之間，不得有他語相隔，隔則警句亦成死灰矣」。

(6)層遞 層遞本可歸入辭態或辭格範圍中，但層遞之方式，每每趨重於形式，故於此處述之。

(子)層進 推進一層，以見極致。或就事推進一層，或翻舊事而推進一層。如蘇軾之《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丑)遞深 詞中有語似深成而意實層層深入者。如歐陽修之《蝶戀花》「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7) 錯綜 劉熙載藝概云「詩之章法，不外相摩相盪，奇如正，開闔，空實，抑揚，工易，寬緊之類是矣。」如是則錯綜變化，離合生姿，如「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人時候。」便是好例。

(8) 抽連 有甲乙兩種事物，共同出現，將甲事物之詞彙，移於乙事物，使其特別生動，增加讀者之深刻的印像。如趙令時錦堂春「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遠天涯。」辛棄疾滿江紅「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人去後，吹簫聲斷，倚樓人獨，滿眼不堪三月暮，舉頭已覺千山綠，但試把一紙寄來書，從頭讀。」前一例之鎖字本應加於門字上之動詞，現卻加在夢字上。後一例之離愁，本無所用其敲碎，完全由於下文之風搖碎竹而來者也。

(9) 移就 遇有兩個印像連於一處，即將甲印像所用之性狀形容詞移屬於乙印像曰移就辭。如「醉鞍」「離襟」「怒髮」「萬里客」「歸夢」等詞彙是也，至「櫻唇」「桃臉」「貝齒」等，則是以物形容人也。

(10) 比擬

(子) 擬人 溫庭筠更漏子「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李白菩薩蠻「平陵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均是以物比人。

(丑)擬物 王沂孫齊天樂「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尚如許」，卽是以物比人也。

(11)藏詞 藏詞於詞中較少採用，蓋以其流於造作，但古人用之已成習慣，茲聯備一格。如因有「友于兄弟」之成語，乃藏去其「兄弟」二字，以「友于」代替「兄弟」。有「日居月諸」之成語，乃藏取「日月」二字，以「居諸」代替「日月」之類是也。

(12)複疊

(子)複辭 馮延巳三臺令「春色。春色。依舊奇門紫陌」。其春色，春色，乃複辭也。

(丑)疊字 李清照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前一句完全是用疊字。

戊辭趣 利用文字之意義聲音和形體，以增加辭之特殊風致。氣韻悠長，頗堪玩賞。

(1)雙關 將一字關着兩種意思。如少游南歌子「玉漏迢迢盡，銀河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尙盈。水邊燈火漸行人，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末之星字，暗藏心字，此種作法，在子夜歌中爲最常見。

(2)仿擬 仿擬前人所用詞句格調，以增加趣味。如周邦彥之西河：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空城，風檣遙度天際。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遺舊跡鬱蒼蒼，霧沈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

梁啓超於藝衡館詞選云：「張玉田讀清真最長處，在善融化古人詩句，如自己出；讀此詞，可見此中三昧。」

八 詞之流派

詞之流派，說者不同，有以時代分者，有從其表現上分者，以時代分者，如尤侗將詞分爲初、盛、中、晚，直以宋詞比對唐詩，其說頗不近情理，駁之者甚多。從表現上分者，將詞分爲婉約派與豪放派，或疏派與密派。徐鉉在詞苑叢談內云：「詞體大約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吳攸庵在中國近古文學史內云：「前者在沿花間之遺，（指婉約派），後者爲蘇黃脫去音律之束縛，（指豪放派），前者爲南派，後者爲北派。惟婉約者易失之靡，豪放者易失之粗。其間須在氣韻辨之也。」此說較爲正確。然詞仍以婉約爲主，豪放究係別裁。有詞之初，卽尚婉約，未卽標明者，以無豪放爲之對抗耳。梁武帝之江南弄，實開詞之形式。至唐李太白之菩薩蠻及憶秦娥，而確定詞之基礎。今茲所述，以唐代始。

唐代詞人，首推李白。黃昇花菴詞選云：「李太白曰菩薩蠻，憶秦娥，爲百代詞曲之祖。」此固爲定

論然其始源仍本六朝不過至李太白而有小令之具體形式耳如梁武帝之江南弄

「美人綿渺在雲堂，雕金鑲竹眠玉牀。婉愛寥亮繞紅梁。繞紅梁，流月台，駐狂風，鬱徘徊。」

梁簡文帝之春情曲

「蝶黃花繁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如淇水落羅衣。兩盞夾車間不已，五馬南城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為空掩扉。」

陳後主之長相思

「長相思，怨成悲，蝶繁草樹連絲，庭花飄散飛入帷。帷中看雙影，對鏡斂雙眉。兩地同見月，兩別共春時。」

及玉樹後庭花（例略）隋煬帝之夜飲朝眠曲

「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妝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夢結，沈水未成灰。」

及湖上曲，沈休文之六憶
「憶眠時，人眠猶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還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

侯夫人之看梅曲（又曰一點春）：

「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翠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此爲李白以前長短句之片斷的跡象。逮乎李白而有菩薩蠻、憶秦娥等。其菩薩蠻：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

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

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其詞繁情促節，若遺幕長吟。繼其後者，有劉禹錫之紉那曲（見詞之起源舉例）及春詞。其春詞：

「春去也，多謝洛陽人。弱柳從風疑舉袂，韋蘭挹露似沾巾，獨坐亦含顰。」

韋應物有三台令、調笑及轉踏，其三台令：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山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邊日暮。」

白居易有花非花、望江南及酒泉子。其酒泉子：

詞之流派

「前度小花靜院，不比尋常時見。見了又還休，愁卻等閒分散。腸斷，腸斷，記取釵橫鬢亂。」

此外有韓偓之生查子，元微之之櫻桃花，韓翃之章台柳及柳氏之楊柳枝等，皆別具風致。

厥後有溫庭筠以詩人而兼為詞人，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云：「飛卿詞極流麗，宜為花間集之冠。」劉熙載藝概云：「溫飛卿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蓋溫詞深美閎約，不怒不懣，備剛柔之氣，絨鏤之密，醞釀最深者矣。其代表作品，有菩薩蠻、南歌子。（均見詞之起源舉例）夢江南（見詞之歌詠舉例）及更漏子，茲舉更漏子及菩薩蠻之一為例。更漏子：

「玉爐香，紅臉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

情正若，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菩薩蠻：

「玉纖彈處真珠落，落珠暗溼鉛華薄。春露浥朝花，秋波浸晚霞。風流心上物，本自風

流出。看取薄情人，羅衣無此痕。」

五代蜀中章莊詞亦有佳構。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端已詞清豔絕倫，初日芙蓉春日柳，使人想

見風度。吳照衡蓮子居詞話云：「韋相清空善轉，殆與溫尉異曲同工。所賦荷葉杯，真能據源擊之憂，發窈窕之愛。」茲舉其代表作品，如荷葉杯。

「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水堂西面畫簾垂，攜手暗相期。惆悵曉鶯殘月，相別從此隔香塵。如今俱是異鄉人，相見更無因。」

汝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月，沒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相去又相依。醒來知是夢，不勝悲。」

薛昭蕴之小重山

「春到長門春草青。玉階華露滴，月臨明。東風吹斷玉簫聲。宮漏促，簾外曉啼鶯。愁極夢難成。紅妝流宿淚，不勝情。手按裙帶繞階行。思君切，羅幌暗塵生。」

有皇甫松者，以天仙詞著名（黃昇語，引見詞林紀事），花間集列之温庭筠下章莊之上，而稱之爲

先輩其詞含思哀婉淒清入骨。視溫氏作風固自不同。有浪淘沙、夢江南等。與皇甫松同時者。有司空圖其人。有酒泉子一首傳世。又有和凝者。亦能詞。有江城子等傳世。後唐莊宗李存勳亦好詞。有如夢令。前蜀主王衍有醉妝詞。李良年詞壇紀事云：「蜀主王衍。妻小山。其尖如錐。宮女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妝。」後蜀主孟昶亦工樂府詞曲。其玉樓春一闕。東坡僅能記二句。卽爲之嘆賞不已。原作洞仙歌以擬之。玉樓春詞：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敝鬢亂。起來攬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短。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蘇詞見後。蜀中王建時。有牛嬌者。以女冠子、江城子、望江怨等詞著名。（望江怨見詞之創作舉例）。其兄子希濟尤善作詞。比嬌更出色。其生查子之一見詞之起源舉例。另舉其一：

「新月曲如眉。未有團圓意。紅豆不堪看。兩眼相思淚。終日劈桃穠。人在心兒裏。兩朵隔牆花。早晚成連理。」

十國春秋云：「希濟次牛嬌女冠子。相闕時。輩嘖嘖稱道。」惜其詞今不傳也。毛文錫事後蜀。以詞章供奉內庭。但頗平庸。有贊成功、巫山一段雲、甘州遍等詞。魏承班、尹驄亦蜀之詞人。波斯人李詢者。流

寓蜀中王衍時常爲賓賁。況周頤蕙風詞話云：「李秀才詞清嫩之筆，下開北宋人體格。」然其詞之實質，似屬於婉約一派。客觀論之，其作品多具瀟灑出塵之概，與張志和之漁歌子、鄭板橋之道情詞流蕩渾合，故於當時作家中能別樹一格也。孟蜀之歐陽炯以善於描寫兩性間之詞著名，顧夔亦能詞。歷代詞話引容城集云：「顧太尉訴哀情云：『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雖爲透骨情話，已開柳七一派。」訴哀情。

「永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沉，爭忍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同時鹿虔扈之詞，多感慨之音。倪瓚古今詞話引云：「鹿公抗志高節，偶爾寄情倚聲，而曲折盡變，有無限感慨淋漓處。」至於閩越兩地詞人，只有韓偓及女詞人陳金鳳二人，詞都平庸，無足觀者。至於荆南一帶，則亦僅孫光憲、徐昌圖二人而已。孫詞以香豔濃縷見長。其思帝鄉：

「如何遣情情更多，永日水簾西下斂羞蛾。六幅羅裙窄地，微行曳碧波，看盡滿池疎雨打圓荷。」

至於南唐爲五代詞壇燦爛之花。中主，後主倡於上，馮延巳等和於下，蔚然大盛。中主李璟詞如攏

破浣溪沙

一 齒菴香鎖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

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闌干。

仕靜庵人間詞話評此詞云：「起首二句，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而古今人士獨賞其次聯首二句者，故知解人正不易得。」後主李煜詞則更勝一籌，如一斛珠。

一 晚妝初過沈檀初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滄殘般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斲。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清平樂

一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烏夜啼

一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浪淘沙（其一見詞之歌詠舉例）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響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臨江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簾幙（或作畫簾珠箔），惆悵暮烟垂（或作惆悵卷金泥）。永（或作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爇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此三句或作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

其他詞見詞之歌詠舉例。王靜安人間詞話云：「尼采謂一切文學，全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又曰：「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至其所善雖温，亦不能及，蓋彼純係一主觀之詞人，閱世甚深，性情甚真，出詞造境，均多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也。譚獻評詞辨云：「後主之詞，足當太白詩篇，高奇無匹。」其淒涼怨慕，自是詞場本色。其奔放處，實開後來蘇、辛豪放一派。同時有馮延巳者，亦稱名手。吳梅謂其「思深辭麗，韻逸詞新」。茲舉數例，闕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鶯喜。」

鶴冲天：

「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圍。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

歸自謠：

「何處笛？終夜夢，魂情脈脈。竹風欄雨寒窗滴。離人數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春豔豔，江上晚山三四點。柳絲如翦花如染。香闥寂寂門半掩。愁眉斂，淚珠滴破燕脂臉。」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山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

山隔

蝶戀花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

倚樓頻獨語。雙燕飛來，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裏無尋處。」

王爾維人間詞話云：「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據此，其價值可以想見。復有張泌者，以江城子一詞著名。其詞云：

「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了臉，綠心情。澹花溪上見卿卿。臉波愁水明。黛眉輕。綠雲高綰，金簇小蜻蜓。好事問他來得麼，和笑

道：「莫多情。」

此外尚有耿玉真、徐絃、盧絳、成幼文、成彥雄等詞人，產量頗少，不過附驥而已。總之隋、唐、五代之詞，其風格雖屬婉約，然與宋時之婉約一派，微有區別。蓋隋、唐、五代所為詞，均屬小令，尚無慢詞。以其短小，故有家放之氣，亦無從於詞面表之也。此為隋、唐、五代詞之趨勢及婉約派之特徵所在。

逮乎趙宋，詞之作者，蔚然大盛。沈青澹鬱，吐葩含華，推厥所元，不外二因：第一當時人士之努力，第二歷代文化之積累。宋代開國之初，鑒於五代兵伐之擾攘，生民塗炭，亟思有以與民休息，故尙文而輕武，國家閒暇，般樂飲酒，濡染倚聲，沿成風氣，此爲第一因。大凡宇宙間一切均是隨時進化，不故步因循，唐之詩已達極峯，以滿足宇宙之欲望，往者已矣，新者固待探求，以爲代替之工具。此較新之事物，亦必有所淵源，然後乃能發之也。宏詞之淵源前已言之，的然蔚起，固其宜矣。

然則宋代之詞，既已別成風格，而其與五代之詞，自有不同之處存在。語其區別之點，其在格律乎？說者多言五代詞皆爲小令，而無慢詞，至宋則有慢詞，此說似是而實非。蓋詞之有慢詞，實始自中唐，如仙呂、甘州、八聲慢之類。至五代後唐莊宗一百三十六字體之歌頭，此皆慢詞之顯例。逮北宋聶冠卿多麗一詞，爲慢詞濫觴。湯顯祖云：「詞至五代，情至文生，諸體悉備，不獨爲蘇黃秦柳之開山，卽宣和、紹興之盛，皆兆於此矣。」此論直以慢詞是導起五代，但實言之，五代雖有慢詞，不過爲雛形而已。其體制之倡導，實自聶冠卿之多麗。劉毓盤曰：「蓋北宋慢詞，始於聶冠卿之多麗詞，至宣和而特盛。」其多麗：

「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古來難是並得。況東城風臺，沁苑泛晴波，殘

照金碧，露洗華桐，烟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酒，玉管瓊佩，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照絳幃，別就瑤席。有窮若鶩體態，暮爲行雨標格。迨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舞縈回，嬌鬟低轉，腰肢纖細，困無力。忽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明月好花，莫漫輕

擲。

迨乎柳永，則大衍曼樂府餘論云：「慢詞當起於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競賭新聲。永以失意無聊，流連坊曲，乃盡取俚語俗言，編入詞中，以便使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其後蘇軾、秦觀，相繼有作。慢詞遂盛。」洵屬的論。蓋唐時五代雖間有慢詞之作，猶未盛行。至柳永而始盛耳。

詞之大成，係在兩宋，人固知之矣。然兩宋因時勢及作家之風格不同，而辭之表現亦大異其趣。

周濟認爲：（一）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介存齋論詞雜著）

（二）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介存齋論詞雜著）

（三）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俱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

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徑，無門徑，故似易而實難。（宋四家詞選目錄敘論）

（四）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

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介誠齋論詞雜著）（五）北宋大家，每從空際盤旋，故無推擊之迹。東坡以下，漸於字句求工，而昔賢疎宕之致微矣。此亦南北宋之關鍵也。（宋）（十一）家詞選例言）此為南北宋詞之淵源及不同之點，至於詞之派別，仍就婉約及豪放二派，分別述之。

之

（一）婉約派：婉約一派，為詞之正宗，古今已有定評，茲將其流別並各家之代表作品，分別敘

其比。如澹溪沙。
 晏殊 王灼碧雞漫志云：「晏元獻公長短句，風流蘊藉，一時莫及，而溫澗、秀深亦無其比。」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閒離別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辭頻。滿目河山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尚有撼庭秋見詞之創作舉例。

(2) 次陽修 尤侗云：「六一婉麗，實妙於蘇。」如蝶戀花。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縹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韮去。」

「誰過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樓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浪淘沙 (詠荔枝)

「五蘋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生遠處，不近長安。往事過關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麗山。」

南歌子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密下笑相扶，愛道書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儂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坊了繡工夫，笑問鴛鴦二字怎生書。」

仙

「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私倚處，遙見月華生。燕子

飛來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鏡紋平。水晶雙枕畔，猶有墜釵橫。

(3)張先 詞林紀事引李端毅云：「子野詞才不足而情有餘。」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云：「子野清出處生脆處，味極雋永，只是偏才，無大起落。」如清門引。

「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樓頭畫角風

吹醒，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秋千影。」

尙有天仙子，頗稱傑作，見詞之創作舉例。

(4)柳永 詞林紀事引李端毅云：「耆卿詞鋪敘展衍，備足無餘，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

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柳詞格不高，而音律諧婉，詞意妥帖，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

於藉旅行役。」如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

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鴛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

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晝夜樂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離情別緒。況值闌珊春色暮，對滿目亂花狂絮。直恐好春光，盡隨伊歸去。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秋夜月

「當初聚散，便喚作無由再逢伊面。近日來不期而會重歡宴。向尊前閑暇裏，斂着眉兒長歎。惹起舊愁無限。盈盈淚眼，漫向我耳邊作萬般幽怨。奈你自家心事難見。待信真個別無繫伴，不免收心，共伊長遠。」

意

(5) 王觀 自名冠柳。陳直齋曰：「逐客詞，風格不高，以『冠柳』自名，則可見矣。」如別「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是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天仙詞

「霜瓦鴛鴦珠簾翡翠，今年又是寒早。矮釘明牕，乍開朱戶，切莫亂叫人到。重陰不解，雲

共雪商量未了。青帳垂氈，密錦縫放帳宜小。呵梅弄妝試巧。繡羅襦瑞雲芝草。共我語時同語。笑時同笑。已被金尊勸倒。更唱個新詞故惱。儘道窮冬元來恁好。

(6) 秦觀 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如滿

庭芳

「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香襟，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滿庭芳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纔過，暈晴古臺芳樹。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千秋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正樂處，珠細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

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愁。憑欄久，疎煙淡日，寂寞下簾櫳。

憶王孫

「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

(7) 賀鑄 王灼碧雞漫志云：「賀方回語意精新，用心甚苦，集中如青玉案者甚衆，大抵

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張炎詞源云：「賀方回，吳夢皆善於鍊字面者，多於李長吉、溫庭筠

詩中來。」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方回鎔景入情，故變麗。」如青玉案：

「淒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橋花院，瑣窗朱戶，惟有春知處。

飛雲冉冉蘅皋暮，彩新題斷腸句。若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將進酒

「城下路，淒風露，今人犁田古人墓。岸頭沙，帶秦霞，漫昔時流水，今日人家。黃埃赤日

長安道，倦客無漿馬，無草。開函關，掩函關，千古如何不見一人閒。六國擾，三秦掃，初謂商山

遺四老，馳草車，致絨書，裂荷焚芟，接武曳長裾。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鄉安穩處。生忘形，死

忘名，誰論二豪初不數劉伶。」

人南渡

「蘭芷滿芳洲，游絲橫路，羅襪塵生步。迎顛。整鬟翠黛，脈脈兩情難語。細風吹柳絮，入南渡。回首舊游，山無重數，花底深朱戶。何處半黃梅子，向晚一籠疎。隋魂分付雨，春將暮。」

(8) 周邦彥

樓鑰清真先生文集序云：「清真樂於播傳，風流自印，類曲名堂，不能自

已。」沈義父樂府指迷云：「凡作詞當以清真爲主，蓋清真最爲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面。」如「瑣窗寒」

「暗柳啼鴉，單衣佇立，小簾朱戶。桐花半畝，靜鎖一庭愁雨。憑空替更闌，淚秋故人翦樹。

西窗語，似楚江、眠宿。風燈零亂，少年驕旅。遲暮。嬉遊處，正店舍無煙，禁城百五。旗亭喚酒，都

付與高陽愁侶。想東園、桃李自春，小脣秀鬢，今在否。春時定有殘英，待客攜尊俎。」

少年游

「並刀似水，吳鹽勝雪，織手破新橙。錦幃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

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六醜

一正單衣試酒，悵客裏光陰虛擲。願春暫住，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爲問家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釵鈿墮處遺香澤。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多情爲誰追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東園岑寂。漸蒙籠暗碧。靜繞珍叢底，成嘆息。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殘英小。強簪巾幘。終不似、一朵釵頭顛鼻。向人敲側。漂流處，莫趁潮沙。恐斷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大

一對宿煙收，春禽靜。飛雨時鳴高屋。罽頭青玉旆，洗鉛霜都盡。嫩梢相觸，潑遍琴絲，寒侵枕障。蟲網吹黏籬竹。郵亭無人處，聽檐聲不斷，困眠初熟。奈愁極頓驚，夢輕難記，自憐幽獨。行人歸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車轂。怎奈何，蘭成憔悴，衛玠清羸，等閒時、易傷心目。未怪平陽客，雙淚落，笛中哀曲。況蕭索青蕪國。紅樓鋪地，門外荆桃如菽。夜游共誰秉燭。

此外尙有佳作曰瑞龍吟，見詞之創作舉例。

(9) 李清照 清照之詞，跌宕處頗有豪氣，有歸入豪放派者，然其骨氣，多濃密婉約之語。

如醉花陰：

詞之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幮。昨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鳳凰臺上借吹簫

「香冷金瓶，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釵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偏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壺中天慢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匝，正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

如夢令

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瀟瀟。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瘦。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沈謙云：「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稱詞家三李。」（詞苑叢談引）其詞之價值，可以想見矣！

（10）姜夔 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云：「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張炎詞源云：「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又云：「修詞不侔，句法挺秀，特立清裁之意，刪靡曼之詞。」如齊天樂。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離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情絲，一聲聲更苦。」

翠樓吟

詞之雅

「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酺初賜。新翻胡部曲，聽豔幕，元戎歌吹，層樓高峙，看檣回
 繁紅簾牙飛翠。人妹麗，粉香吹下，夜寒風細。此地宜有允詞，據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
 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被清愁，花銷英氣。西山外，晚來還捲，一簾秋霽。」

此外有暗香疏影見詞之創作舉例。

〔11〕史達祖 王世楨花草蒙拾云：「南渡後，梅路、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研盡態，又有秦
 李未到者，雖伸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

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如換巢鸞風。

「人若梅嬌，正愁橫斷陽，夢繞溪橋。倚風融漢粉，坐月怨秦簫。相思因甚到纖腰，定知我
 今無魂可銷。佳期嘔，漫幾度淚痕相照。人情悄悄，天渺渺，花外語香，時透郎懷抱。暗擲黃苗，乍
 嘗櫻顆，猶恨侵階芳草。天念王昌，忒多情，換巢鸞風教借老。溫柔鄉醉芙蓉，一帳春曉。」

綺羅香

「做冷欺花，將煙困柳，千里偷催春暮。晝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
 潤燕歸南浦。最妨它、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沈沈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急，難尋官渡。

約蓬華和淚，謝娘眉。臨翦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翳燈深夜語。

(12) 吳文英 尹煥曰：「求詞於吾宋者，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絕妙好詞箋引) 張炎詞源曰：「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折下來，不成片斷。」沈義父樂府指迷云：「夢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如「寒清」部。

「繡幄鴛鴦柱，紅情密，膩雲低護秦樹。芳根兼倚，花梢細合，錦屏人妒。東風睡足交枝正，夢枕瑤釵燕股。障障蠶滿照，歡叢發，蟾冷落差度。人間萬歲，幽單華清，慣浴春盃。風露連餐，並煥同心共結，向承恩處。憑誰爲歌長恨，暗殿鎖秋鐙。夜語斂，舊期不負，春盟紅朝翠暮。」

驚啼序

「殘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繡戶。燕來晚，飛入西城，似說春事遲暮。畫船載清明過卻，晴煙冉冉吳宮樹。念羈情遊蕩隨風化，爲輕絮。十載西湖，傍柳繫馬，趁嬌塵、瘦腰迴紅，漸招入仙。淡暈兒偷寄幽素。倚銀屏春夢乍，斷紅溼、歌鏡隄空，輕把斜陽約遠鷗鴛。幽蘭旋

老杜若還生，水鄉向寄旅。別後訪六橋，無信事往花。委瘞玉埋香，幾番風雨。長渡妒，蓬山羞黛。漁鏡分影春江宿。記當時短揖，桃根渡。青樓彷彿臨分，敗壁題詩，淚墨慘澹塵土。危亭望極，草色天涯，歎鬢侵半苧。暗點檢離痕，歡睡尚染蛟綃。彈風迷歸，破鷺慵舞。殷勤待寫書中長恨，藍霞掠海沈過雁，漫相思，彌入哀筇柱。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

(13) 周密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公謹敲金戛玉，嚼雪鹽花，新妙無與為匹。」又曰：公謹只是詞人，頗有名心，未能自克，故雖才情詣力，色色絕人，終不能超然遺羣。」如續寫風

花犯

「楚江湄，湘娥乍見，無言灑清淚。淡然春煮。空獨倚東風，芳思誰寄。澹波路冷秋無際，香雲隨步起。漫記得，漢宮仙掌，亭亭月底。冰絃寫怨更多情，騷人恨，枉賦芳蘭幽芷。春思遠，難笑費國香風味。相將共，歲寒伴侶，小窗淨，沈香薰翠被。幽夢覺，涓涓清露，一枝鐙影裏。」

玉京秋

「煙水闊，高林弄殘照，晚蠲淒切。碧礎度韻銀牀，飄葉衣溼。桐陰露冷，采涼花，時賦秋雪。歎輕別，一襟愁思，砌蛩能說。客思吟商還怯。怨歌長，瓊壺暗缺。翠扇恩疏，紅衣香褪，翻成消

歌玉骨西風恨。最恨閒卻新涼時節。楚簾咽。誰寄西樓淡月。

(14) 王沂孫 張炎詞源云：「碧山詞疏語峭拔，有白石意度。」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

「中仙最多故國之感，故着力不多，天分高絕，所謂意能尊體也。」如眉嫵（詠新月）。

「漸新痕懸柳，澹影穿花，依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畫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鉤小，寶簾挂秋冷。千古盈虧休問，歎護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

濟天樂（詠蟬）

「一襟餘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樹。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把離愁深訴。西窗過雨，怪瑤佩流空，玉笋調柱。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尚如許。銅仙銅淚似洗，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商，頓成淒楚。謾想薰風，柳絲千萬縷。」

周濟曰：「此家國之恨。」（宋四家詞選）高陽臺（詠梅）

殘萼梅酸，新溝水綠，初晴節序暄妍。獨立離欄，誰憐枉度華年。朝朝準擬清明近，料燕翎須寄銀箋。又爭知、一字相思，不到吟邊。雙蛾不拂青鸞冷，任花陰寂寞，掩戶閒眠。屢卜佳

期無憑卻恨金錢何人寄與天涯信趁東風急整歸船縱飄零滿院揚花猶是春前」

張文舉曰：「此詞傷君臣寔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

(15) 張炎 鄧牧山中白雲詞序云：「美成白石逮今膾炙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

近但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樓敬思云：「南宋詞人姜白石

外唯張玉日能以翻筆側筆取勝其章法句法俱超清虛騷雅可謂脫盡蹊徑自成一家迄今讀

集中諸闕一氣卷舒不可方物信乎其為山中白雲也」如南浦(詠春水)

「波煖綠粼粼燕飛來好似蘇堤繡鷓魚沒浪痕圓流紅去翻喚東風難掃荒橋新浦柳

陰撐出扁舟小回首池塘春欲偏絕似夢中芳草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洗淨花香不了新

綠乍生時孤村野猶憶那回曾到餘情渺渺茂陵傷詠如今情前度劉郎從去後溪上碧梅多

少」

解連環 (詠孤雁)

「楚江空晚恨離羣萬里怳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靜草枯水平天遠寫不成書

只寄得相思一點料因循誤了殘氈擁雪故人心眼惟憐旅愁在萬謾長門夜悄錦箏彈怨

想伴，倍猶宿蘆花。也曾念春前去程應轉。暮雨相呼，怕燕地玉關重見。未羞他雙燕歸來，畫簾半卷。」

(一) 豪放派

(1) 寇準 其踏莎行

「春色將闌，鶯聲漸老。紅英落盡，青梅小。畫堂人靜，雨濛濛，屏山半掩。餘香襲，密約沈沈，離情杳杳。菱花塵滿，慵將照。倚樓無語，欲銷魂，長空黯黯。淡煙芳草。」

(2) 張昇 其離亭燕

「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蕭灑。水浸碧天何處，斷霞色冷光相射。蓼嶼荻花洲，掩映竹籬茅舍。雲際客帆高掛，煙外酒筵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層樓，寒日無言西下。」

(3) 范仲淹 其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幟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蘇軾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黯鄉魂，迢迢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御街行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遠避。」

(4)蘇軾 晁補之云：「居士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

(復齋漫錄引)陳師道坡仙集外紀云：「東坡問陳无己，我詞何如少游，无己答之曰：學士小詞似詩，少游詩似小詞。」又在後山詩話內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徐鉉詞苑叢談云：「如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為正，故東坡稱少游為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終非本色。」總觀上述東坡之詞，第一，不協律；第二，以詩為詞；第三，豪放（詞之別裁）。茲舉數

例。如賀新涼。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纔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水龍吟

「似花還是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揚花點點，是離人淚。」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敲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絲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鶯裏
軟聲隨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却似無情惱。」

此外尚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名作，見詞之創作舉例。

(5) 王安石 其代表作品有桂枝香。

「登臨縱目正放曠晚秋。天氣初晴，灑灑麗澄江似練。翠峯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
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驚起，畫閣難足。念自昔豪華就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
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梁任公曰：「李易安謂介甫文章似西漢，然以作歌詞，則人必絕倒；但此作却頗頗清真，稼軒未
可漫詆也。」

(6) 黃庭堅 其詞佳者，妙脫蹊徑，迥出慧心。其代表作品有大江東去。

「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疎，誰便道、今夕清輝不及。萬里青天，姮娥何
處，鏡此一輪玉。寒光零亂，為人傳照離綠。年少隨我追涼，晚城幽靜，繞漲園森木。醉倒金荷

畫堂春
詞外談

家萬里，難得尊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隨風曲。潏郎微笑，坐來身蹟藉竹。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損紅妝。寶篆煙銷龍鳳，畫屏

雲鎖瀟湘。夜寒微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醜奴兒

「濟楚好些，憔悴損，都是因它那回得句閒言語。傍人盡道，你管又還鬼那人吵。得過

口兒嘛，直勾得風流自家是，既好意也毒害，你還甜殺人了，怎生申報孩兒。」

其詞豪放處，肖似東坡，艷麗處似少游，更加俗字入詞，別開生面。

(7) 晁補之 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倦，文章溫潤曲縵，凌厲奇卓，出乎天成，其代表作品

有臨江仙

「會唱牡丹留客飲，明年何處相逢。忽驚鶻起落梧桐。綠荷多少恨，回首背西風。莫歎

今宵身是客，一樽未曉猶同。此身應是去來鴻。江湖春水闊，歸夢故園中。」

生查子

詞之流派

「客裏妒蛾眉，十載辭君去。翠袖怯天寒，修竹無人處。今日近君家，望極香車驚。一水是紅牆，有恨無由語。」

(8) 張來 其代表作品，有風流子：

「亭皋木葉下，重陽近，又是搗衣秋。奈愁入庾腸，老浸潘鬢，謾簪黃菊花也。應羞楚天晚，白蘋烟盡處。紅蓼水邊頭。芳草有情，夕陽無語，雁歸南浦，人倚西樓。玉容知安否？香箋共錦字，兩處悠悠。空恨碧雲離合，青鳥沈浮。向風前懊惱，芳心一點，寸眉兩葉，禁甚開愁。情到不堪言處，分付東流。」

(9) 程垓 楊慎詞品云：「正伯之詞，其酷相思、四代好、折紅英數闋均佳，故彙以詞名。」

其酷相思

「月掛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別來、如今真個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留無計。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供憔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頻須寄。人到也頻須寄。」

四代好

「翠幕東風早，蘭窗夢，又被鶯聲驚覺。起來空對平階，弱柳滿庭，芳草厭厭，未欣懷抱。記

柳外人家會到，凭畫欄，那更春好，花好酒好人好。春好尚恐闌珊，花好又恐飄零難保，直饒酒好。酒未抵意中人好，相逢盡拚醉倒，況與方情未老。又豈關春去春來，花愁花惱。

(10) 葉夢得 詞甚健麗，如入聲甘州。

「故都迷岸草，望長淮，依然繞孤城。想烏衣年少，芝蘭秀發，戈戟雲橫。坐看駙兵南渡，沸浪駭奔鯨。轉眴東流水，一顧功成。千載八公山下，尚斷崖草木，遙擁崢嶸。漫雲濤吞吐，無處問豪英。信勞生，空成今古，笑我來，何事愴遺情。東山老，可堪歲晚，獨聽桓箏。」

(11) 岳飛 其詞豪邁悽惻，如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白首爲功名。故山松菊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箏。知音少，絃絕有誰聽！」

(12) 張元幹 其詞極悲憤。如賀新郎：

「夢遶神州路。恨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雨。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

踏莎行

「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薄劣東風，天斜飛絮。明朝重覓吹笙路。碧雲香雨小樓空，春光已到銷魂處。」

(13) 張孝祥 其詞有邁往凌雲之氣，如六州歌頭：

「長淮望斷，闕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暗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意，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錦豸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其休兵。冠蓋使，粉馳驚，若為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

淚如傾。

水調歌頭

「猩鬼嘯篔簹竹玉帳夜分弓，少年荆楚劍客，突騎錦襜紅。千里風飛雷厲，四校星流慧掃，橫斧挫春蔥。談笑青油幕，日裏捷書同。詩書帥，黃閣老，黑頭公。祕略小試，不言功。聞道喜書頻下，看即沙堤歸去，帷幄具從容。君王自神武，一舉朔庭空。」

念奴嬌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非雪。短鬢蕭疏，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叩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

(14) 辛棄疾 劉克莊後村詩話云：「公所作大聲鏗鏘，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積麗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如賀新郎（賦琵琶）。

「鳳尾龍香撥，自開元，霓裳曲罷，幾番風月。最苦溱陽江頭客，畫舸亭亭待發。記出塞，黃雲堆雪。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朝陽宮殿孤鴻沒。絃解語，恨難說。遼陽驛使音塵絕。瑣窗寒，輕

攏慢然，珠淚盈睫。推手含情，還卻手，一抹梁州哀徹。千古事，雲飛煙滅。賀老定場無消息，想沈香亭北，繁華歇。彈到此，爲嗚咽。

念奴嬌

「野塘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剗地東風驚客夢，一枕雲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輕別。樓空人去，舊游飛燕能說。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去，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尊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

水龍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空遠目，獻愁供恨，玉簫羅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滿江紅

「笳鼓歸來，舉鞭問何如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瀘水。人白羽，風生雅虎，嘯青溪路斷。獨爾泣。早紅塵一騎，落平岡，捷書急。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

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原自覺羞出，待刻公勳業等雲霄，語溪石。」

破陣子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說英臺近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更難勸啼鶯聲住。鬢邊鬪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更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愁去。」

此外尚有傑作如摸魚兒、永遇樂、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均見詞之創作舉例。其詞豪放似東坡，蘊藉處尤或過之。

（15）陳亮 其詞蒼涼沈古。如水調歌頭

「不見南師久，謾說此輩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夔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

詞之辨派

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雄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16) 陸游 楊用修詞品云：「務觀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毛晉放翁詞跋云：

「予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王國維人間詞話評之爲「有氣而乏韻」。洵屬的論。如謝池春：

「壯歲行戎，曾是氣吞殘虜。陣雲高，狼煙夜舉。朱顏青鬢，擁雕戈西戍。笑儒冠，自來多誤。

功名夢斷，卻泛扁舟吳楚。漫悲歌，傷懷弔古。煙波無際，望秦關何處。歎流年，又成虛度。」

夜遊宮

「雪曉清笳節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睡寒燈

裏。漏聲斷，月斜牕低。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

卜算子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羣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漢宮春

「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笳。莫歸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

賤人誤解，詩情將略，一時才氣超然。何事又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萬人樂處，歌帽垂鞭。聞感奮尚時時流涕尊前。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滿江紅

「危堞朱欄登覽處，一江秋色。人正是征鴻社燕，幾番輕別。繾綣難忘當日語，淒涼又作他鄉客。問鬢邊都有幾多絲，真堪織。楊柳院，鞦韆陌，無限事，成虛擲。如今何處也，夢魂難覓。金鴨微溫煙漂渺，錦茵初展情蕭瑟。料也應，紅淚伴秋霖，燈前滴。」

沁春園

「孤鶴歸來，再過遼天，換盡舊人。念壘壘枯塚，茫茫夢境，王侯螻蟻，畢竟成塵。載酒園林，尋花巷陌，當日何曾輕負春流年。改歎園腰帶，賸點鬢霜新。交親散落如雲，又豈料而今餘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飯軟，非爲我老，更有人貧。衆盡危機，消殘壯志，短艇湖中間採蓴。吾何恨，有漁翁共醉，路友爲鄰。」

劉克莊後村詞話續集云：「激昂慷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陳眉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原叔、賀方回之上。而世歌者絕少。」

(17) 劉過 有醉太平

「情高意真。眉長鬢青。小樓明月調箏。寫春風數聲。思君憶君。魂牽夢縈。翠綃香燼雲

屏。更那堪酒醒！」

(18) 劉克莊 劉熙成藝概云：「劉後守詞，旨正而語有致。」如滿江紅：

「金甲瑠戈，記當日、轅門初。磨盾鼻，一揮千紙。龍蛇猶溼。鐵馬曉嘶營壁冷，樓船夜渡風濤急。有誰憐、猿臂故將軍，無功級。平戎策，從軍什。零落盡，慵收拾。把茶經香傳，時時溫習。生帕客談榆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嘆臣之壯也不如人，今何及！」

賀新郎

「湛湛長空黑。更那堪、斜風細雨，亂愁如織。老眼平生空四海，賴有高樓百尺。看浩蕩、千崖秋色。白髮書年神州淚，儘淒涼、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無跡。少年自負凌雲筆。到而今、春華落盡，滿懷蕭瑟。常恨世人新意少，愛說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若對黃花孤負酒，怕黃花也笑人岑寂。鴻此去，日西匿。」

(19) 李燾 有水龍吟

「腰刀首帕從軍戍，穩獨倚開礙眺。中原氣象，狐居兔穴，暮煙殘照。投筆書懷，枕戈待旦，隴西年少。歎光陰掣電，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調。世變滄海成田，奈羣生幾番驚擾。干戈爛漫，無時休息，憑誰驅掃？眼底山河，胸中事業，一聲長嘯。太平時相將也，穩穩百年燕趙。」

(20) 戴復古 有賀新郎

「憶把金盞酒，歎別來光陰荏苒，江湖宿留。世事不堪頻著眼，贏得兩眉長皺。但東望故人翹首。木落山空天遠大，送飛鴻北去傷懷久。天下事，公知否？錢塘風月兩湖柳。南渡以來，百年機會，從前未有。喚起東山丘壑夢，莫惜風霜老手。要整封疆如舊。早晚樞庭開幕府，是英雄，盡爲公奔走。有金印，大如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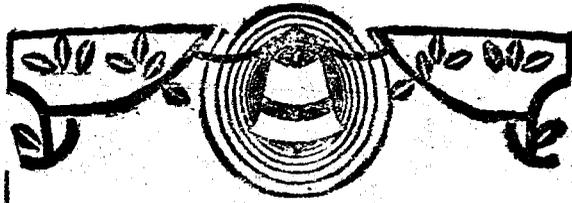
(21) 文天祥 有大江東去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惜世間英物。獨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頽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斗牛空認奇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送扁舟齊發。正爲鷓鴣留醉眼，細看瀟生雲滅。睨柱吞虜，向旗走懿，千古衝冠髮。榜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

沈春園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亦何妨。自光祿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隴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嗟哉人生，翕歛云亡，好轟轟烈烈，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雅幾夕陽。鄆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詞派述竟，卽知婉約之詞密，豪放之詞疏，婉約之詞麗，豪放之詞雄，婉約之詞雅，豪放之詞俗。至於其人止述至宋而止者，蓋宋代爲詞之鼎盛時代，略舉一隅卽可以概其餘，當鼎一樹亦足知味矣！



有所種版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13.1
8009

登錄號數.....I 1150

(1833)

(0.75)渝·本

1/1

80

80000



89